

武俠  
名著

大俠狄龍

墨球樓主



氣書局印行

4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  
長篇

大俠狄龍子

四集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武俠  
長篇  
大俠狄龍子 第四集

還珠樓主著

前文采芹問梅二慧婢，一同回到房內，見周文麟已然失蹤不見，心正愁急，忽聽遠遠傳來一聲厲嘯，正是大黃在谷口外怒吼，情知有異，立即循聲追去，二婢畢竟年幼識淺，一聽大黃吼聲甚急，以爲敵人是從正面逃走，吃大黃在谷口阻住，也許敵人太多，獨力難支，故在怒吼，正商量起去，跟着又聽大黃連聲怒吼，似遇勁敵，在求援助，二婢急怒交加，也未尋思，匆匆馳下，飛步往谷外趕去，他這裏剛走不久，敵人却走了出來，文麟已被擒住，點了啞穴，原來文麟正在房中獨賞春花，對月懷人，忽聽身後嗤的一笑，當是二婢，端了酒菜走進，深夜之間累人服侍，心中不安，想要謙謝幾句，口稱你姊妹太勞累了，說罷回頭，猛覺疾風颯然，燈光搖曳中，窗外似有人影一閃，同時日光到處，瞥見一個女子，俏生生立在身前，穿着一身淡黃衣，人甚美豔，似曠似喜，望着自己，認出來人正是蔡三姑，想起前情，心中一驚，不禁着慌起來，忙陪笑道，三姑請坐，深夜到此，可是想見主人麼，三姑本就帶着滿腔怒憤而來，及與文麟見面，見他舉止失常，詞色慌張之狀，覺着書生無用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心便軟了一些，本來還想坐定之後向其質問，及聽這等說法，重又勾動怒火，冷笑答道，我和這裏小狗男女，素無瓜葛，尋他作什，祇氣憤你是我家的客，即使看我不起，不

願在我家中作客，也與他無干，爲何支使畜生，逞強欺人，將你強行留下，就此罷休，情理難容，乖乖隨我回去，看他能出什麼花樣，我也決不會難爲你，到時，定必送你回去，打算在此，想要稱那賤婢心意，却是做夢，文麟聽出話鋒不妙，到底書生，無什經歷，昨日又蒙對方解圍，請往家中，待若上賓，不好意思翻臉，又以爲二婢終有一人在外，主人行時，既命小心隨護，常非庸手，一面陪笑分辯，力言主人兄妹，本是至交，昨夜實是不勝酒力，又惦念沈煌，恐其孤身一人，無心涉險，或是把路走迷，必須回去，此時三姑醉臥，不便驚動，祇得不告而行，誰知胖婦追來，想用惡狗傷人，追過寒蓼谷界限，才致激怒大黃，幾乎傷人，後來還是主人兄妹出頭喝止，才放胖婦等逃去，主人因我深夜無可棲身，留我下榻，對你尙無惡意，如不相信，可等主人回來而談，自知真象，說罷隨喚二婢取茶，三姑冷笑道，你想憑那二個狗丫頭，就能保住你麼，你做夢呢，憑那一樣，我不如人，這等欺我，文麟見她越話越有氣，目中已有淚珠，方覺不妙，還想勸說幾句，忽聽身後有人低喝，三姊不必生氣，這等不知好歹的人，和他有什麼講，且先擒回家去，再給小狗男女寄一個信，限他三日之內，去尋我們，聲才入耳，猛覺腰背間微微一麻，由此全身麻木，不能言動，心中明白，空自發急，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同時，窗外飛進一男一女，各穿着一身淡黃色衣扣短裝背插鋼刀，腰掛魚鱗皮袋，神情動作，甚是矯捷，發話是個男子，說完，藝三姑道，小狗男女

不在，如與動手必道我們乘隙暗算，以強凌弱，最好聲色不動，與賤婢留下一信，將人帶走，但路太長，走出不遠，定被發現，仍然不免爭鬥，還有大黃可惡，韓家夫婦不知能否將他制住，同來蒙面女子接口道，我的原無仇怨，不過他們行事欺人，不給他開個玩笑，還當我們真個怕他，彼此多年鄉鄰，事鬧太大，也非所宜，此時動手，一有死傷，便成不解之仇，我們也不犯與丫頭一般見識，最好悄悄把人接走，看事如何，再作計較，祇不再干預我們的事，有人出頭，打一圓場，就此拉倒，我在黃昏前，早查看好了地勢，復將廚房的火弄滅，本意把丫頭調開，不料祇有一個，走往廚房，方以爲非動手不可，總算湊巧，另一個忽又走開，這樣再好沒有，就此一走，恐被發現，追來惹厭，我已想好藏處，先將這個相公藏起，兩丫頭有什見識，回來發現人被我們盜走，必朝出山路上窮追，等他追遠，我們再由亭外缺口繞路回去，他決想不到我們會藏在近處，這等走法最妥，祇大黃可恨，跑得又快，一個絆他不住，必被追上，韓氏夫婦未必制得他們，可由我姊妹送他回家，五哥去往前面山口相助，能將大黃除去，永絕後患更好，否則也將這畜生絆住，以免追來作梗，祇把人接回家，挨到明天，功便成了一半，你看可好，文麟見三個對頭，祇管商計，蔡三姑一雙媚目，注定自己，似嘖似喜，隱含幽怨，知其心意堅決，非纏定自己不可，暗忖任你威逼利誘，我祇不從，看你有何法想，氣得把眼閉上，不去理睬，正生氣悶，忽聽蒙面女子低喝，此處不

宜久留，無暇多言，快將人藏起再說，免得了頭回來撞上。蔡三姑嘆了口氣答道，這樣也好，隨將文麟背上，卽行繞往房左，文麟見那地方，乃是司徒良珠所居房外，地勢不大，乍看並不隱秘，祇有幾堆山石，高低及人，室旁種着十幾竿修竹，四外也並什遮蔽，祇旁邊有一假山，山頭陰影，恰將地面遮住了一半，光景介乎幽明之間，甚是幽靜，二女帶了文麟來往林中立定，便不再開口，隔不一會，耳聽采芹問梅走來，奔往房中，轉了一轉，連聽呼喊周相公，又往花林小山等處尋找，內有兩次，並山左近跑過，始終不曾留意，竹林之中，藏得有人，細一觀查，那藏處看似明顯，實則來人決想不到，尤其深夜之間，將人盜走，怎會藏在近處，明知出聲一呼，立可遇救，偏被人點了啞穴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空自愁急，無計可施，繼一想，今夜敵人甚多，均是能手，二婢年幼，如何抵敵，反正主意我已拿定，聽其自然，免被二婢發現，反使受傷，想到這裏，率性心安理泰，更不再作求援之想，約有半盞茶時，又聽大黃怒吼之聲，二婢匆匆趕去，蒙而女子，忽說，是時候了，三妹快走，仍由三姑攔了文麟，由小山後面缺口繞出，順着日間所見小溪旁邊松林陰暗之處，往前趕去，文麟方想這條路，雖與谷口山路相背，二婢大黃，祇一一仍能發現，聽對頭口氣，和此時獸吼，分明大黃難於制服，二婢現已趕去，祇要稍佔上風，大黃立可追來，二婢如是庸手，司徒兄妹行前，決不會那等吩咐，此時苦於二婢不知道自己蹤跡，如被發現，也許有望，一面雖想和敵人硬

拚，一面仍盼大黃和二婢追來，即便二婢不是三姑敵手，有大黃那樣猛獸相助，到底要好得多，心正尋思，三姑忽然揷了自己，往溪旁山崖之上走去，那麼陡的山崖，身上還揷着一個大人，上下縱躍，如履平地，別的不說，單這一身輕功，已是驚人，晃眼將崖越過，文麟眼看地勢，崖那面乃是大片森林，絲毫沒有平地，地勢十分隱僻，光景昏暗，人行其中，即便二婢追來，也難發現，自知希望已絕，除却拼死堅拒，更無善策，正在急怒攻心，暗罵天下竟有這類不要臉的賤人，人已走到樹林深處，蔡三姑忽又把文麟放下，拔下身後寶劍，惡狠狠走將過來，文麟見寶劍已出鞘，彷彿氣極，將要翻臉神氣，暗忖此生無趣，真要遇害，也是命該如此，又恨對方潑悍，嘴裏不能出聲，祇把目光看向別處，以示不屑，全無懼容，滿擬對方已生惡念，劍一出鞘，不死必傷，忽聽瑯的一聲，寶劍還鞘，緊跟着身旁人影微閃，腰間忽被人捏了一把，酸痛非常，知是三姑所爲，心方暗罵，不要臉的潑婦，同時又聽吧的，一下，後背心中心中了一掌，驟出不意，這一下又打得頗重，竟被打出好幾尺遠，眼看跌倒，點穴時久，雖然周身麻木，因在情急之際，由不得奮力往前一掙，待要就勢縱出，身才離地，就在這將倒未倒之際，猛覺右膀被人拉住，往回一扯，幾乎跌向來人懷內，立定回顧，正是三姑，才知點穴法已被解開，并非惡意，匆促之間，無話可說，祇苦笑了一聲，三姑見他立在身前，一言不發，面有憤容，急切間也不知說什麼好，同來蒙面女子，看出三姑情

熱，愛極文麟，知其本素好高，不好意思出口，故意喝道，姓周的，莫要不識抬舉，我三妹恐你時久受傷，將你點穴法解開，請往他家一談，你真還不懂麼，文麟冷笑一聲，答道，既落你手，任你所爲，話未說完，三姑接口道，五姊，他此時四肢麻木，恐難行走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再怕人笑話，反正主意，我已拿定，好壞都是一樣，仍由我帶他同行便了，文麟見他，又要來搆，忙說，我已能走，盛意實不敢當，祇是路徑不熟，請你們前面領路便了，隨聽另一婦人粗聲粗氣的接口說道，三姑莫聽他，我已上過當了，文麟一看，正是胖婦，同了三個使女，由身旁樹林之中，悄悄掩來，手中全都持有兵器，一面孔預備廝殺的樣子，好似趕來接應神情，想起事情全壞在胖婦身上，假如昨晚逃時，不是胖婦一再作梗窮追，雙方不會破臉，即便蔡三姑存有邪心，聽他和司徒兄妹所說口氣，至多尋到茅蓬，略加糾纏，何致惱羞成怒，鬧得不可收拾，如今三姑因胖婦手下徒黨，昨夜吃了大黃的虧，於是扯破面皮，借題發揮，此去蔡家，定必當面強迫，糾纏不已，即便司徒兄妹回來得信，將我救走，從此也是一個強仇大敵，自己無妨，沈煌用功正急之際，如何安居，簡冰如又不知何時回來，萬一沈煌年幼氣盛，出手爭鬥，一個攔他不住，吃虧受傷，怎對得起心上的託付，追原禍始，胖婦實是罪魁，事已至此，除却隨同起身，到了蔡家相機應付而外，休說大黃和二婢不會尋來，即便被其發現，對方人多勢衆，也是必敗無疑，恨到極處，把心一橫，厲聲怒



喂，你這無恥潑賤，把周老爺當作什人，我和三姑素無仇怨，至多逃席失禮，我已準備日後登門負荆，與你何干，你這潑賤，始而百般糾纏，後又領人來追，自尋苦惱，還使人家多年近鄰，因你失和，看你昨夜跪在敵人面前，哀聲求告，那等醜態，今日又來狗仗人勢，耀武揚威，真不要臉，老爺雖然無什本領，既落人手，任憑處置，決不縋眉，要你這母猪狗狂吠做什，文麟人最溫和，平日不出惡言，一則恨極胖婦，又知三姑妬心奇重，有心離間，並示自己，打定主意，決不屈服，誰知三姑，生其美色，和家傳武功，自小嬌慣，乃父徒黨又多，到處受人逢迎追逐，所遇多是卑躬屈節，先意承志，意欲人財兩得的江湖敗類，因此把男人看得分文不值，似文麟這樣貌相英俊，溫文爾雅，而又具有英氣的美少年，尙是初此遇到，當此愛苗怒生之際，對於文麟情愛已深，聞言絲毫不以爲忤，反覺對方氣概軒昂，不爲威勢所屈，似這樣人，才配做我的丈夫，嫁了他，一世才有滿的幸福，和美滿的生活，蔡三姑心中一喜，又聽出胖婦昨夜曾向文麟，要挾糾纏，知其淫賤卑鄙，什事都做得出，本就遷怒，快要發作，胖婦偏不知趣，突把豬眼一瞪，厲聲喝道，姓周的，少裝好人，昨夜如不是你花言巧語，我會放你逃走麼，平白無故，害我吃那畜生的虧，這本帳須算在你的身上，你如答應三姑婚事，那我祇好認命，拿你無法，如真不識抬舉，你就你想活命了，說時，三姑一雙媚目，注定文麟，不時斜睨胖婦冷笑，胖婦也未覺察，正說得起勁頭上，文麟越聽越有

氣，剛罵得一句無恥潑賤，忽聽叭的一聲，跟着叭噠一聲大震，眼前人影連晃中，已然倒了一個大的，原來三姑此時，癡愛文麟，本就不願有人傷他，妬心又重，先聽文麟所說，有了先入之見，再聽胖婦這等說法，明是胖婦昨夜想要挾制文麟，勾引未成，反受愚弄，已然不打自招，話又傷着所愛的人，由不得氣往上撞，無奈文麟尙無順從之意，胖婦好歹總是自己一黨，當着外人無法翻臉，正打主意，如何下手出氣，及聽胖婦，說到末幾句，此事雖是白己心願，胖婦偏說得那麼明顯，萬一對方面答話難聽，豈不丟人，念頭一轉，立時抓錯，當胸就是一掌，胖婦正在狐假虎威怪聲亂吼，得意洋洋，唾沫橫飛，向文麟示威，並討三姑的好，不料馬屁拍在馬腿上，竟將三姑激怒，鬧了個兩頭不討好，文麟固把他痛恨入骨，三姑也是厭恨非常，這一掌打得又重，當時仰跌在地，震得山谷皆起回應，半晌才住，胖婦也疼得心房皆顫，因知三姑手辣心狠，一經冒犯，必吃大苦，決不止這一下，不由驚急交加，殺豬也似悲嗥起來，直喊，三姑娘，莫打我，我不敢了，文麟見狀，自是快意，手指胖婦對三姑道，這狗賤潑，昨夜朝人，哀嗥求饒，便這等鬼叫，誰要用他出來對敵，真把主人的臉，都丟盡了，文麟原是氣憤頭上，見此快心之舉，一時高興，脫口而出，不料三姑，竟是情癡太甚，覺出意中人，口風頗好，彷彿無形中，露出親切之意，心中一喜，知其痛恨胖婦，想討文麟歡心，接口笑道，這婆娘不是欺軟怕硬，就是信口狂吠，真個我們的臉，被他丟盡，饒

他不得，說罷，又是一脚踹去，胖婦在月光斜射的陰影中，全神貫注三姑動作，以防再下毒手，一聽話風不善，心膽皆寒，慌不迭口中哀鳴，三姑饒我，人便連滾帶爬，往旁縱去，總算躲過，嚇得直喊馮姑娘快些救我一救，蒙面女子看不過去，笑道，三姑何必與他一般見識，我們走罷，三姑聞言，才未追打，喝道，你們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平日叫我生氣，我雖將周相公請來，賤婢的脾氣，我所深知，見人不在，必來尋我拚命，事尙難料，有你們一路，祇是累贅，給我添煩，可順小路回去，如與賤婢路遇，答以不知，對頭自視甚高，我不在場，周相公又未同路，無故尙不會恃強欺人，如若先到，速命家中灶房備酒一席，今夜非和周相公比較一下酒量，看是誰輸，並罰他不告而去之罪，到看賤婢，用什方法來對付我，胖婦聞言，諾諾連聲，隨帶同來諸人，當先退去，走出幾步，重又回身，朝三姑和文麟瞞了一眼，面帶妬羨之色，又嘆了口氣，方始扭着泥污狼藉大屁股走去了，三人見她先跌了一交重的，衣服被樹枝扯破了兩條裂口，蓬着一頭亂髮，人既肥胖，臉上再染上好些泥污，偏作這等媚眼，月光下看去，神情越發醜怪，姓馮的蒙面女子，首先忍不住笑出聲來，文麟見狀，也覺可笑，方想這裏雖缺口出路，雖隔着一片山崖，相去並不甚遠，對頭如何和沒事人一般，祇顧說笑，還不起身，三姑見文麟面上微帶笑容，越覺事非無望，笑說，周相公，你雖不是尋常文弱書生，到底武功還很淺薄，緊跟着又笑了笑道，你方才被我二哥點中啞穴，經

時太久，路還有老長一段，山徑崎嶇，好些地方均要攀越，即便能走，到時人已疲倦，豈不掃興，你無須膽小害怕，我祇是好強心盛，氣那賤婢不過，想把你請去，暢飲一場，別無他意，就有什麼心思，還要你願意呢，誰還能夠勉強不成，反正我打定主意，不會隨便嫁人，方才已措你走了一段，率性由我措你到家，免你受累，也見我請客的誠心，你看如何，文麟冷笑道，本來我已落在人手，祇好聽你擺佈，但我堂堂男子，不是三歲童嬰，如何受一女子增負，自知無力與抗，雖非本心所願，仍然隨你同行，如真非措不可，請仍將我點倒，豈不省事得多，三姑聞言，聽出文麟口氣，並不甚妙，不由愧憤交集，偏又無話可說，剛呆得一呆，心中一冷，蒙面女子冷笑道，周相公不要太使人難堪，須知我這位三姊，不是好欺的呢，文麟冷笑道，我與三姑，素昧平生，承他的情爲我解圍，並非不知感謝，無如幼讀詩書，頗知男女之別，見夜已深，三姑家無男丁，主人已先醉臥，侍婢不知何故不肯放行，雖然不辭而別，並無開罪之處，始而胖潑婦率衆追趕，幾以盜賊相待，司徒兄妹，師門至交，本來相識，路見不平，也祇好言勸說，令其歸去，並未與之爲難，狗乃大黃所殺，與我何干，你們深更半夜，乘主人不在，將我劫走，至今不會反抗，祇是身爲男子，不願被婦女背負，此也常情，如何算我欺人呢，三姑冷笑道，算我欺定了你如何，既不賞臉，就請走罷，說時，微聞林內有人冷笑之聲，三姑怒火頭上，還未在意，蒙面女子先爲文麟笑聲所混，也

未覺查，後來聽出有異，怒喝何人冷笑，怎不出見，隨說身子一縱，便朝發笑之處撲去，到後一看，並無人影，三姑惟恐文麟，被人劫回，又知同伴決無聽錯之理，忙即四下留神，並往四面查看，留心有無異動，以便先作戒備，翻由懷中取出暗器，忽聽左側，又冷笑了一聲，更不發話，揚手便打，蒙面女子跟蹤趕回，正要循聲追去，猛瞥見左側草樹中，飛起一團黑影，吃三姑揚手一袖箭打落，乃是一隻山雞，心想林中如其有人，山雞早被驚走，先前許是聽錯，又喝問了數聲，終無回應，略一商量，所約接應的人，至今不見到來，當地離人的家太近，決計早回，到家再說，起身走不多遠，蔡三姑因中間一段，山徑奇險，以為文麟必難勝任，有心負氣，由蒙面女子當先，自己在後，把文麟夾在中間，也不再與問答，到了無法通行之時，再行發話奚落，一面却加小心，防備文麟傾跌，誰知文麟這數月來，已得有峨嵋真傳，武功雖然不濟，根基却札得好，年雖較長，仗是童體，用功又勤，就這半年光景，內家輕功，已練有六七成，真正高手固不能比，專以輕功而論，却比尋常武家，要強得多，祇為文士無什經歷，加以平日耳聞，江湖上異人甚多，自己才練幾天，如何能與外人比拚，有此感見在胸，由不得起了自輕之念，當夜受人劫持，先頗驚慌，後把主意打定，吉凶禍福，已置度外，膽氣立壯，對於三姑更是厭惡，方才說了大話，遇到險峻之處，便把真氣提住，往上縱去，拚着冒險，決不向敵求救，兩次縱過，漸覺體力輕健，和去年初入山時，

相去天淵，畏心一去，比起昨夜心慌逃竄，自強得多，於是膽更壯了起來，三姑見他一路縱躍攀援，竄高跳矮，捷如猿猴，分明內功已有根底，人偏那麼溫文儒雅，無形中又增了幾分愛意，再一想到空自情癡，對方休說不加理睬，始終頭也未回，心又難受起來，似這樣走了一陣，到一危崖之下，必須越過，始達往蔡家的正路，地勢奇險三人魚貫而行，蒙面女子爲想二人中途說話親近，故意當先，相隔文麟，約有七八丈遠，三姑本來緊隨在後，走着走着，忽聽身後又有冷笑之聲，和前聞相似，三姑人本機警，加以滿腹幽怨，恨不得尋一敵人出氣，爲了方才林中窮搜，不見人影，除非誤聽，敵人必非尋常，更因離家路近，恐敵人跟去爲難，來者不善，始而故作未聞，接連留神聽了兩次，斷定不是聽錯，也未告知同伴，先把袖箭取出，握在手內，一面留神查看，見山徑險惡，人行危崖腰上，羊腸一線，又險又仄，崖壁上雖有一些蔓藤野草，均非藏身之處，任他多高輕功，祇一動手，定必見形，正打算驟出不意，先給敵人一套連珠弩箭，看清來人再下毒手，爲防雙方動手，敵人也用暗器還攻，無意之中，使文麟遭了誤傷，假裝昏路，故意落後四五丈，等到再聽笑聲，冷不防把連珠袖箭，發了出去，打得那片藤草，唳唳亂響，敵人身影，仍未出見，過去一看，那有影迹，自思方才接連三次笑聲，斷無聽錯之理，敵人便是會飛，也不應無迹可尋，連絲毫響聲都沒有，心正奇怪，文麟相隔已遠，快達崖頂，同黨蒙面女子，想已當先上崖，也不見人，恐中誘敵之計，

心中一動，不願查看敵蹤，慌不迭往崖上趕去。等到追上文麟，遙望同黨，尙在前面崖上，立定相待，未生變故，離家已近，心思又亂，由此忽略過去，當三姑途中尋敵，這一停頓的功夫，文麟懷着一肚子的悶氣，並未朝後觀看，因見蒙面女子相隔頗遠，暗忖可惜無人相助，自己不是敵人對手，蔡三姑緊隨身後，防備又嚴，否則此時逃走，豈非絕妙，這不要臉的賤人，將我擄去，我如不從，不知作出什麼醜態，同是女子，休說淑華那等溫婉嫻靜，便司徒良珠，何嘗不是脫略形迹，落落大方，但極自然端雅，於儀態萬方之中，使人自生敬意，那似此女這樣輕狂卑賤，簡直像情癡一樣，全無半點廉恥之心，就算真是美如天仙，也使人望而生畏，不願與之親近，免爲所傷，周文麟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聽頭上有人低語道，這是自願上門的貨，管他作什，另一人道，事還難說，等他到後，看是如何，再作計較罷，文麟聽出口音甚熟，祇想不起是誰，抬頭一看，當地乃是一片突崖，離頭丈許，仰望不見，以爲人在石上，忙由旁邊繞過一看，石上空空，那有人影，回頭蔡三姑，已由下面追來，也不知那兩所說，是否是指自己，略一尋思，便即放開，三姑追上文麟，見無動靜，也放了心，當地偏居昨夜文麟所迷的山梁側面，剛越過去，便見胖婦回了先前那夥徒黨，在前飛馳，三姑噫了一聲，方要上前，又不放心文麟在後，停得一停，前行蒙面女子似已覺，把手朝後一揮，首先馳下，那一帶地勢，曲折灣環，中間隔着兩條溪澗，由上望下，看去甚

近，如欲追上胖婦，少說也有五六里的山路，蒙面女子步法雖快，有的地方，相隔太寬，仍須繞越，隔了好一會，才行追上，文麟祇見蒙面女子，奔馳月光之下，一路竄山過澗，宛如犀角下瀉，其疾如飛，回顧三姑，似頗愁急，而帶不快，又不願開口，心想胖婦等起身在先，又由捷徑回去，無須繞路，三姑想令早到，以便安排酒食，此時尚在途中，人並未少，不過到得慢一些，何事如此惶急，而有愁容，有心嘔氣，故意慢走，三姑早已覺出有異，恨不能當時趕往，問個明白，及見文麟步履遲緩，誤以為文人體弱，雖得高人傳授，畢竟為日尚淺，初次跋涉這等險峻的山路，又因先前負氣，不便開口說話，只得強捺心情，陪了同走，這時行經崖頂，路較平坦，三姑本來在後，爲了急於趕路，心又癡愛文麟，雖然負氣，仍以全神貫注，由不得越走越近，漸漸並肩而行，因恐萬一強敵跟來，同伴獨力雖支，正朝下面查看，偶一回頭，瞥見文麟正在看他，嘴角上似有笑容，女子一有了愛慕之意最疑心，不知文麟這番化怒爲笑的原意，本是對他輕鄙，見他發急，心中在那快意，三姑平日外表溫和，常是一張笑臉，以爲男子十九好色，自己人既美豔，又是這等情癡，誤認心已感動，脫口笑道，都是你鬧的，今夜定把你們那邊幾個凶煞驚動，再不便有強敵惹厭，來者不善，我已橫心，非爭這口氣不可，事若無成，不和你拚命才怪，文麟本想譏嘲幾句，因聽對方說有強敵爲難，心疑司徒兄妹得信追來，祇不知所說凶煞是誰，心中暗喜，目光不由注向下面，先見



胖婦，率衆飛馳，以爲多是對頭手下，不曾留意，這一細看，原來胖婦等身後，還有一條黑影，人並不高，看去像個光頭小孩，下面赤腳，穿着一雙草鞋，上衣甚短，兩袖却極長大，走起路來，和蝴蝶一樣，動作如飛，出沒無常，跟在胖婦等身後，隨同飛馳，乍看好似一路，祇是人太矮小，先並不會見過，却有那好脚程武功，方想三姑所說強敵，難道是指此人不成，念頭才動，遙望蒙面女子已由前面抄出，由相隔半里多路的崖坡之上，飛馳而下，中間還隔着一片樹林，月光照處，滿地清陰，樹梢枝葉上面，好似蒙着一層輕霜，空山夜靜，祇此數人奔馳，越顯得夜涼如水，景色幽靜，胖婦等似已看出來了救星，跑得更快，人便散開了些，胖婦更是獨自當先，往前趕去，眼看離那樹林不遠，蒙面女子也快馳到坡下，兩下將要會合，但被樹林擋住，觀看真不真，後追小人，本在沿途山石林木掩映之下，時隱時現，忽然不見，緊跟着一條黑影，宛如飛鳥驚起，由林前不遠，一片草莽雜沓的危崖之上，斜射過來，落在樹林前面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前見黑衣小人，不知用什方法，在大衆飛馳之中，繞向前面，突然飛墮，自己居高臨下，竟未看清是怎麼過去的，雙方均在疾馳，於相隔十餘丈外，用兩三倍的路程，繞向前面，身法之快，委實驚人，正注視間，小人兩條大袖，已如飛鳥張翼，朝前一揮，胖婦正與對面，跑得又急，見狀似知不妙，趕忙逃退，已自無及，祇聽一聲怪叫，由下面遠遠傳來，空山回應，響振林樾，林中宿鳥，紛紛驚飛，再看胖婦，已仰

跌在地，同時，黑衣小人已箭一般飛到樹上，踏枝而行，捷如猿鳥，晃眼投入樹林深處，二次不見，蒙面女子相隔本近，聞聲理應趕出，不知怎的，未見走出，又待了一會，等後面的人趕到，胖婦狼狽爬起，聚在一處，望着樹林發呆，似因黑衣小人藏向樹林之中，誰也不敢冒失走進，直到蒙面女子由林中趕出，兩下見面，胖婦又似膽壯起來，不等開口便手舞足蹈，一邊訴苦，一邊手指林內，厲聲咒罵，文麟原是邊走邊看，雖然相隔尚遠，上下已是鄰近，咒罵之聲，隱約可聞，方覺胖婦屢次狗仗人勢，無恥可恨，黑衣小人不知是誰，照此情勢，分明是爲了自己而來，此時藏向林內，必因敵人利害之故，蒙面女子曾在林內耽延了一會，不知雙方動手也未，忽聽下面又是一聲怪叫，原來胖婦正罵得起勁頭上，忽由林中飛出大塊爛泥，吧的一聲，打了個滿臉花，當時跌倒，急切間爬不起來，文麟也未看出胖婦是怎麼倒的，蒙面女子一聲嬌叱，已往林中縱去，方料又是黑衣小人所爲，林內大小泥團，已如雨雹也似朝外打，女子似受人暗算，忙即停步，一面手舞雙刀，架隔抵禦，一面令衆動手，準備搜敵，無如胖婦這一夥人，均在途中，連吃大虧，成了驚弓之鳥，各持兵器，隨同吶喊，誰肯擋那泥團，誰也不敢冒失入林，按說黑衣小人，祇是孤身，泥團早該打完，不知什麼，竟是越來越多，往外打之不已，打法又極巧妙，時東時西，不是好些碎石，作一蓬朝外亂打，便是大片污泥，專打敵人頭臉，連蒙面女子身上也均濺了好些泥漿，餘人稍爲近前，便

被打中，晃眼之間，多半泥污浪藉，內中一個竟和胖婦一樣，打跌在地，幾難起立，中間胖婦連起兩次，均被大片污泥打倒，一個肥頭已成了泥團，文麟越看越怪，先還當是黑衣小人，生有三頭六臂，後見沙石泥塊，有時竟分兩三面打到，這才看出，林中至少當有三人以上，埋伏在內，蒙面少女，已被阻住，急得連聲怒罵，要對方出林一戰，林內終無回應，三姑見狀，急怒交加，惟恐文麟乘機溜走，又不捨獨往應援，空自愁急，無計可施，文麟看出敵人勢孤爲難，正在快意，忽聽三姑一聲嬌叱，側顧前山一帶，把手連揮，回頭一看，左側山頭之上，忽有兩條白影，星丸跳擲一般，往當地如飛駛來，另一面來路右側山徑上，也有三人，手持刀劍，連聲呼嘯，如飛趕來，上下三四方面，呼應之聲，已然震動山野，眼看敵人越來越多，三姑面上已現喜容，猛又聽下面林中，接連兩聲長嘯，聽出一是珊兒所發虎嘯之聲，另一個竟似狄龍子的嘯聲，與前在老楠坪，龍子騎鷗飛過時，凌空呼嘯，聲響相似，聲音却沒有這高，拿不準是否龍子在內，一面又覺林中，共祇兩個小人，全都胆大任性，不畏凶險，敵已四面包圍，來者料非庸手，衆寡懸殊，如何抵敵，心正發急，隨聽林中高呼，周老師不要害怕，祇挨過今夜，管教賊婆娘好受，剛聽出果是龍子口音，心中驚喜，目光到處，只見三條大小差不多的小人影子，疾如飛鳥，相繼由林中飛起，在樹梢上面，略一現形，同聲大喝，狗男女們照打，說時小手齊揚，立有大蓬石土，朝外面敵人，雨點一般打

下，蒙面女子，祇當敵人出門，忙各閃身後退，準備應敵，文麟也當雙方將起惡鬥，正在擔心，誰知就這三小人身形微現之際，忽似飛鳥穿林，重又隱入樹林深處，祇見樹梢不住顫動，直似三條人箭，隨同樹波起伏，分頭往林後坡崖上縱去，接連隱現了兩三次，便即失蹤，下面敵人先還駭等，後來不見動靜，雖料敵人已逃，先前吃虧，仍不敢冒失走進，待了一會，還是蒙面女子當先衝入，來路援兵，也自趕到，內中一人，正是前遇矮子，一到便同追進林內，三小人已不知去向，三姑雖在上面看得畢真，無奈山路繞越頗遠，又有文麟絆住，人在下風，山風正大，祇管連聲呼喊，下面仍聽不真，知道爲時已晚，即便指明逃路，敵人那快身法也追不上，祇得罷了，文麟經龍子一呼，料知救援將到，心更拿穩，見三姑咬牙切齒，恨恨不已，越發故作從容，不加理睬，左邊來那兩人，行動雖極神速，相隔却遠，三姑文麟快要下崖，方始到達，來人乃是兩個中年男女，匆匆見面，未及問答，便同前行，又繞走了一二里山路，這幾面敵人才行會合，蒙面女郎也率後來同黨回轉，胖婦滿臉泥污，已非人形，正要搶前說話，蒙面女子怒喝滾開，到家再說不是一樣，胖婦諾諾連聲，不敢再說，三姑爲防林中有什埋伏，一面分人入林搜索，自帶文麟，繞林而過，文麟見龍子珊兒等，似因不敵逃去，未見蹤影，經此一來，敵人防備更嚴，再想逃走，更爲艱難，方覺這一夜決不好過，龍子雖是那等說法，有無把握，實不可知，聽敵人口氣，不特身後尙有大援，

便自己這面幾位能手，也多半相識，再想初到司徒家時，主人怕事口氣，越發心煩，三姑見他悶悶不樂，忍不住說道，你無須愁急，沒人難爲你的，話才出口，忽聽前行諸人驚呼之聲，遙望隔山，紅光燭天，正是蔡村一面，知道有人放火，全都激怒，三姑忙令衆人趕往救火，如遇敵人，不問是什來路，當時殺死，自己仍和蒙面女郎保了文麟，隨在後面，衆人全料那火是人所放，不等話完，紛紛趕去，文麟料定龍子等三人所爲，正在担心，峯迴路轉，不覺到了蔡村人口山谷之中，昨夜曾由當地逃出，這時經過，見兩崖對峙怪石縱橫，方覺形勢險惡，忽又聽人聲吶喊，由前面隱隱傳來一般敵人，已同往蔡村趕去，仍是蒙面女子在前，文麟居中，三姑後隨，喊殺之聲一起，蒙面女子首先前追，跑出不遠，便聽連聲嬌叱，一條黑影，帶着一溜紅光，突由前面轉角上斜射而起，三姑就放心不下，想要趕往指揮應敵，無如文麟裝走不動，留在後面，恐有失閃，又不捨離開，見狀實忍不住，趕上文麟，冷笑說道，我這兩日，也許爲你家敗人亡，但這口惡氣，非爭不可，你如稍有天良，容我去往前面，查看一下，到底何人大膽，你却走開不得，否則，照你這樣脚程，晃眼便被追上，那時自討無趣，却休怨我不給你體面，文麟自知除非真有高人解救，或是司徒兄妹親來，憑着龍子等三人，決難助己脫身，樂得大方，冷笑道，你請放心，除非能夠從此永不見你，決不獨自逃走，三姑當夜出來，原是一半負氣，加以癡愛文麟，受人慫恿，及聽方才呼嘯，和

所見三小人，已然知道來歷，跟着又見家中起火，料知事已鬧大，不易收拾，此時心緒甚亂，聽出文麟口氣不佳，好生氣憤，把牙一咬，說得一個好字，便順山路朝前趕去，剛一走開，文麟便聽頭上有人低語道，周老師，我和龍子哥哥，聽袁和尚報信，趁着師父入定，偷偷來此，本早將人救轉，後遇一位前輩異人，將我三人喚住，說今夜之事，雖由那兩潑婦而起，實則內中還有文章，另外還有好些敵人盜黨，想要借此發難，事已鬧大，今夜如其不能善罷，日內必有一場惡鬥，決非我三人所能辦好，爲此指點我們，并告周老師，除非肯嫁那婆娘，他決無奈你何，我三人氣他們不過，尤其是那胖豬，十分可惡，前奉師命不許傷人，祇得一路和他爲難，直追到來路青松崖，正拿泥土亂打他們，那位老前輩忽然尋來，說敵黨將到，都是簡師伯的對頭，懷仇多年，有天無意中會見潑婦，得知周老師是簡太師伯好友，他們不知簡太師伯來歷，因在十來年前，吃過他老人家大虧，等到重煉武功劍術，結好徒黨，人忽不見，誤以爲是怕他們報仇，近年苦尋無跡，聽到一點蹤迹，展轉尋來，剛在馮村會齊，便聽潑婦說起此事，意欲借此將人引出，那戴鬼臉殼的婆娘，是馮家老鬼的乾女兒尤玉珍，乃蔡三姑死黨，同來三人，一個是他丈夫飛雷手田震，另兩個一名馮佐，一名馮嘉，乃老鬼馮八公之子，是他義兄，本領已是不弱，後面還有幾個能手，如非有人中途戲弄，將其引開，早已趕來，此時將要到達，再鬧下去，不特吃虧，還要誤事，我們三人原背師父出

來，知異人與師父深交，如聽他話回去，即便師父知道，也不妨事，否則，那刑罰誰當得了，除袁和尚口是心非，似還不肯罷手，被他罵了幾句，獨自溜走，我和龍子哥哥，不敢違背，因不放心周老師，恐你今夜被人灌醉，上當受害，特地把賊婆娘引開，來送一信，說完就回去了，文麟聽出珊兒口音，仰望崖頂，並不見人，悄問珊兒你在何處，珊兒笑答，我這裏山徑最熟，又有異人送給我的玩意，在前面誘敵，請你不要停留，仍往前走，我在上面說話，他們決看不出，你如不走，那婆娘一起疑心，就說不成了，跟着驚道，我那玩意，已被對頭識破，就要追來，恐師父日後見怪，我回去了，這時文麟還想詢問沈煌明霞，是否與珊兒龍子同在白雲窩，以沈煌性情和近日所學本領，得知自己被人擄走，斷無坐視，何況明霞年紀雖輕，已是劍俠一流，得信更無不來之理，如何未聽提起，珊兒似已走遠，不聽回應，微一停步，三姑已自趕回，轉過崖角，相隔祇十餘丈，忽又聽頭上低語道，珊兒忘了和周老師說，煌弟已和李師妹見面，現在白雲窩，事起倉促，又背師父行事，好些不便，尚未告知，那婆娘已然趕回，老師快往前走，我去了，底下便無聲息，聽出龍子口音，心中一喜，三姑已由前面趕回，見文麟並未逃走，便把脚步放慢，見面笑道，你到有信實，怎走得這等慢法，可是走累了麼，文麟有意嘔他，心想此去如再不理，平白多受閒氣，好在心意已定，何不變個方法應付，龍子珊兒，尚未逃遠，免被生疑追趕，故意問道，那火救滅了麼，三姑

聞言，不禁氣道，都是爲了顧你，被三個小野種，將我的人打傷，又往家中放火，差一點被他燒光，總算發現尙早，祇燒去半間倉糧，一個草堆，如今火已救滅，小野種不知用什方法，飛起兩條帶紅光的黑影，後來看出是詐，祇當調虎離山，又中鬼計，連忙趕回，你居然未生逃意，到也難得，如今諸事已定，我約來的男女好友，也相繼到達，休說三小野種，使他師長到來，也不在我心下，這時，行徑出口另一危崖轉角，文麟爲了惦記，龍子珊兒等三人，都是年輕膽大，恐其暗中尾隨，又往涉險，不甚放心，口中說話，目光不時四下張望，一聽三姑人多勢盛，暗自心驚，目光不由注到兩邊崖上，瞥見三姑說時，崖上深裏草面，現出一個小人頭，正是袁和尚，朝着下面，正扮鬼臉，又伸出四指，先朝文麟一揚，再往前後連指，最後向三姑空抓了一下，噙着一張嘴，搖頭晃腦，得意非常，狀甚醜怪，文麟察其手勢，與動作之原意，一時之間，對其用意，似乎不能澈底了解，文麟見一般敵黨，俱已進入蔡村，祇剩自己和三姑並肩同行，三姑正說得氣憤頭上，雖未覺查，兩下相隔太近，月光斜射對崖，看得畢真，稍一抬頭，便可發現，恐其警覺，祇得把脚步放慢，移向陰影之處，走出十幾步，推說解手，令三姑前行，三姑也是一時大意，覺着人已到家，有力同黨紛紛來到，又看出文麟性情剛直，不問心意如何，暫時不會逃走，笑答，再走不遠，便到我家，既忍不住，我到前面等你便了，文麟未答，等三姑走出漸遠，找好地方，假裝小解，朝上偷



看，袁和尚已離原處，不知去向，心中稍放，正待起身，猛覺頭上，打下一粒沙土，回頭一望，正是袁和尚，由對崖悄悄縱將過來，心想這小和尚真個大膽，本領也實驚人，竟敢在虎穴之中，不畏強敵衆多，由這大月亮飛越兩岸，暗中尾隨，連點聲息全無，方自驚奇，欲加警告，勸其退去，袁和尚二次現身之處，乃崖腰間一個缺口，離地較低，下面寸草不生，她又隱僻，不易看出，見文麟背着去路，暗中搖手，低聲說道，周老師不要怕，今夜事情已然鬧大，師父不在，我不似龍子哥哥他們有管頭，本來也想回去，一則無事，又想周老師有這些還不知道，方才手比，也許不大明白，起來通知一聲，今夜許有一人，前來尋你，祇是心要拿穩，不可受賊婆娘的騙，文麟見三姑已然回頭，恐被發現，忙催袁和尚快走，敵黨衆多，想已全到，你多大本領，也寡不敵衆，此非善地，不可停留，袁和尚方答，周老師太胆小，這夥狗男女，決無奈我何，不過有人不許我在此多事，沒法罷了，誰還怕他不成，忽又笑道，賊婆娘此時油蒙了心，還不知道利害，新來兩個賊黨，同了胖母猪，正由後面繞來，想是我過崖時，被他看破，你走你的，等我把他們引往遠處，乘一個機會，殺一殺手癢也好，文麟知他又耍惹事，忙又攔嘴，快些回去，此事太險，萬萬不可，袁和尚突把怪眼一翻道，你不要管，誰像你這樣膿包，我是看在龍子兄弟分上，喊你老師，怎的管我閒事，話未說完，忽然噤了半聲，彷彿有什警兆，跟着人便縮回去，再看無蹤，知道此人膽大包身，性

又強橫，不聽勸說，惟恐三姑待久生疑，反而有礙，祇得前行，剛追上去，便見兩名使女迎而趕來，朝三姑低語了兩句，也未聽清所說何事，三姑聞言，先未答話，開行幾步，忽然低聲回語，二婢立同馳去，等和文麟繞往莊前，突然回身笑問道，你方才解手，可曾看見兩個小賊麼，文麟不慣說誑，面上一紅，料知袁和尚蹤跡，必被發現，另一個不知是否龍子，珊兒當也在內，知瞞不過，微一尋思，慨然答道，祇看見一個小和尚由我頭上飛過，好似去年在老楠坪，把前日和我作對的囚僧惡道，所搯鐵木魚鐵鏡，擲入泥塘的小和尚，別的却未看見，三姑聞言，意似失驚，立時止步，想了想又笑問道，不問你對我是何存心，照你爲人，實是至誠君子，即便斫我兩刀，也不致於回手傷你，你也不會說什假話，方才崖頂所見下面三個小狗男女，我祇看出一個身搯虎皮的賤婢，那是木師姑所收門人，平日刁鑽古怪，專喜多事，我與他師父曾有一面之緣，這次必又背師惹禍，不必說了，另兩人中有一赤脚小和尚，好似老楠坪茅蓬中的小賊和尚，祇聽傳言，不曾見過，方才已然想到，還拿不定，此時聽你一說，果然是他，聽說這小賊，乃野獸所生，仗着身輕力大，和老和尚的縱容，無所不爲，多大亂子，他也敢惹，他過崖時，被我們的人發現，追了下去，因想試你是否說誑，忘了先問，現命使女往追，恐已無及，我和他師徒，素無仇怨，今夜無故作對，實在氣人，你和他們是什交情，還有另一個身材稍高，身穿短衣的幼童，身法頗似得有嚴派傳授，以前本山

未見，也未聽人說起，不知是何來歷，祇有一次：不知何處來了一隻比水牛還大的猛虎，凶惡異常，時在解脫坡，捨身崖，黑龍澗一帶出現，等我得信，欲往除害，時正半夜，見一村童，騎了此虎，滿山亂竄，虎眼似被打瞎了一隻，第二日天降大雪，由此連人帶虎，均未再見，這廝騎虎驚竄，曾發長嘯，聲震山野，先前三小野種，和我們的人動手時，內中一人，嘯聲與其相同，身材也差不多，後山雖然住有幾家異人奇士，多半相識，祇寒萼谷不會去過，木師姑住處，在一絕壑之下，向例不許外人登門，這兩處，一是隱居清修，決不再收徒弟，幾個子女親友，衣服均甚華美，不會穿那麼破舊，一是早已聲明，連女弟子都祇收珊兒一個爲止，更不會再收男徒，這廝年紀雖輕，武功頗好，最奇是那等身輕力大，竟在珊兒袁和尚，兩個野種小怪物之上，聽胖婆娘他們說，從寒萼谷歸途，便與他們爲難，仗着力大身輕，一路作對，却不殺人，專給胖婦他們吃苦，下手又刁又壞，這廝好似個頭，又會喊過你周老師，我雖不信你會有這樣的徒弟，必有極深淵源，我祇不懂，都是人類，珊兒和小和尚，已是奇怪，難道又添出了一個，這廝也是人獸交合而生的異種不成，你當深知細底，望你明言如何，文麟一聽，袁和尚蹤跡，果被敵人發現，已然分人追去，聽三姑口氣，對此三幼童頗懷疑慮，去追的人，必非庸手，後來想起袁和尚的來歷，又令二婢往追，不知是何用意，心想龍子初來此山，形跡隱祕，祇把住處不說，落得張大其詞，嚇他一下，冷笑答道，

我一向心口如一，不說假話，祇知袁和尚的師父，是位有道高僧，不曾見過，去冬過老楠坪遇見凶僧惡道，行兇欺人，蒙袁和尚仗義出手，方始相識，匆匆分別，便未再遇，你說那騎虎幼童，乃是我姪兒好友狄龍子，那虎是他空手打死，俱自打虎以後，祇知他又拜在一位，峨嵋派劍仙門下，本領甚高，但未見過，也不知隱居何處，今夜和你一樣，祇在來路崖上，並未對面交談，他三人如何會合，怎會得信追來，也不知道，你不過嫌我昨夜不該逃席，囑師動衆，把我擒來，顯得你有本事，彼此素無仇怨，至多再陪你吃上一頓酒，又無別的罪過，等到盡量一醉之後，你算把口氣爭回，我再恭恭敬敬，向你道謝辭別，省得日後登門打擾，你看得如此注重，我却沒當他一回事，祇覺你這好一個人熱心過度了些，看了好笑，我束髮受書，平生自愛，從未做過瞞心昧己，欺人自欺的事，天下沒有常留外客久居之理，何況素昧平生的初交，根本無什相干，既無須乎胆小逃走，也無須乎隱諱，至於別人見你這等行爲，疑心於我不利，有什誤會，仗義拔刀和你作對，或是本有仇隙，藉故發難，那是另一件事，我始終出乎意料，諒也不致遷怒見怪，有問皆答，所知已盡於此了，三姑聽出文麟，故作大方，隨同到家，吃完一頓，或是挨到明天，道謝辭別，所以先前不想逃走，一味裝駭軟來，使自己無法翻臉動強，雖是書生之見，這等神情，其心可知，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急切間却無話可答，呆得一呆，冷笑道，看你不出，還會說幾句好聽話呢，如今事已鬧大，不

問你多恨我，這口氣我不爭足，少時想走，恐沒有那方便呢，此時全以尊客之禮相待，真要把我鬧翻，就不致於傷你，別人見了不平，多受閒氣，却休怪我，文麟見他說時，媚目紅潤，面容已帶悲憤，知其行事任性，自己既想軟抗，說話自應點到為止，又見就這談片刻，由內到外，已是重門洞啓，并點起好些紗燈，殘月光中，越顯得裏外通明，氣象豪富，衆侍女也紛紛迎出，侍立在旁，恐當着人，容易惱羞成怒，強笑容道：我自信除却昨夜未及謝別，不辭而去外，更無開罪之處，蒙你以客禮相待，祇有承情，世無不散之局，至多在你府上，叨擾些時，我已知你好勝脾氣，如其不放我走，我一個人，也強不過你們，如何談得到鬧翻呢，三姑聞言想了想，忽然改笑容道，多謝你的好意，既然知我性情，再好沒有，我也自問別無短處，祇爲從小老父憐愛，未免嬌慣，以致行事任性，甯死不肯丟臉，事已至此，別無他求，祇求你可憐我這傷心苦命人，心比天高，命如紙薄，到了裏面，當着許多男女朋友，任說無話，你祇隨口敷衍，不要使我面子下不來，或是一味假裝癡呆，不理不睬，叫外人笑我，你也吃人的虧，使我兩面痛心，就是感盛情了，文麟見他說時，兩行清淚，已由媚目中流了下來，語意神情，也頗淒婉，不似先前一味逞強詞色，明燈如雪之下，人更顯得嬌豔，楚楚可憐，忽想起昨日遇救時情景，如不是她，豈不死於囚僧惡道之手，明是有恩於我，祇爲一念邪心，自己又是傷心人別有懷抱，不肯接受他的好意，才致成了對頭冤家，自

來女子癡心，臉皮又薄，再具有才貌武功，好強任心已慣，始而所適非人，打算嘔氣改嫁，無如眼界太高，難於遇合，好容易遇上一個對心思的，丟人丟臉，用盡心機，并還引出好些對頭強敵，不知如何是了，對方偏不領情，當他淫賤無恥，以怨報德，如何不引起傷心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軟，由不得生出幾分憐意，覺着三姑多老臉，終是一個女子，身世處境，也實可憐，雖然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自己心志一向拿定，到底受過他救命之恩，不應使其難堪，況他這等口氣，分明騎虎難下，欲罷不能，因聽出自己不受搖動，即便癡心不死，已不再強暴相迫，祇想當人敷衍，勿令難堪，心中苦痛，可想而知，如再專以仇敵相待，也實對她不起，本就防到激變，他既自己吐口，正好將計就計，作退一步的打算，到時好有話說，主定打定，憤然答道：三姑不必多慮，我不特知恩感德，永世弗忘，便對你這才貌武功，和身世處境，也極代爲惋惜，昨夜和司徒兄妹，還曾提起，並無絲毫輕視之意，更非常而恭維，不過，人各有志，我正和你一樣，另有難言之隱，遭遇不同，傷心却是一樣，祇比你所受痛苦，還要加多，難於明言而已，祇不強人所難，感恩尚且不暇，如何以怨報德，使三姑難堪呢，三姑聞言，似嗔似喜，看了文麟一眼，微嘆了一聲，含笑說道，此時離明已近，好些朋友尚在裏面坐候，請同進吧，說罷，正同往門中走進，忽見前去二婢，飛馳起來，三姑看出有事，忙請文麟暫候，二婢已自趕到，朝文麟看了一眼，稍爲一呆，三姑喝道，有事快

說，周相公不是那樣小人，二婢爭先說道，我們去的人，剛走出不遠，發現小賊影迹，不知怎的，往前一追，又失了蹤，跟着別處又有小人影子發現，我們原知小賊至少人有三個，向家兩位相公，先頗自恃，分途搜尋了一陣，直追到牛角壩的溪邊，小賊老是時隱時現，出沒無常，雙方也未交手，祇繞着山梁上下，捉迷藏一般，互相追逐不已，後來又是胖婦該死，他隨陳家四姑一起，見向家弟兄分途追敵，恐中誘敵之計，又怕當地離寒萼谷已近，驚動大黃那孽畜，出來給他苦吃，先頗胆小，再三勸阻，不令衆人分開，及至追到牛角壩西面，去的人已有三個合在一起，祇向二相公尚未趕到，胆又壯起，領頭亂罵叫陣，正吵得兇，不料當頭打下斗大一團泥土，人雖未死，傷已不輕，四姑他們，自然大怒，隨往崖上縱去，見先前那個小狗和尚，在崖上樹林中一閃，還回罵了兩句，怒火頭上，一同追去，因那土崖，才祇丈許高下，胖婆娘倒在下面，誰也不會理會，等到追了一陣，人全追散，去的五人，到有三個遇敵受傷，祇陳四姑和二相公，未與小狗對敵，但在中途遇見一人，似和小狗他們也都相識，不知說了什麼話，他們兩位平日何等氣盛，吃了這樣大虧，竟會忍受下去，各自扶了受傷的人回家，一言不發，祇四姑想起胖婆娘，引我前去，想把他搭了回來，誰知到後一看，人已腹破腸流，死在地上，傷處劃了一條大口，却不是尋常兵器所傷，正在氣憤，忽聽崖上有人說道，此是馮大所養兇犀，聞得有人在此叫罵，跑了出來，正趕這潑婦，見同伴

走光，心中害怕，掙扎爬起，想要追去，正好與那惡獸對面，自不小心，將其觸怒，致爲惡獸所殺，用獨角將其肚皮割破，身上必還留有獸爪抓過痕跡，與你們所追來的人無干，我二人本想上崖查看，被四姑攔住，等對方走後，才氣憤憤悄聲說，他和向家弟兄，今夜人已丟定，無法翻本，也沒有臉皮再見主人，並說，當夜有一異人暗助小賊，本領極高，最好連胖婆娘死屍，都不要帶，先與主人報信，說目前事情越鬧越大，今日在馮村，預料諸人之外，敵人方面，又多出了一個異人，因其行輩甚高，所說的話，便父母尊長，都不敢與他違背，他們是更不行，此老性情古怪，神出鬼沒，本領大得出奇，如是排難解紛而來，還有法想，既是一面倒，漫說敵他不過，便師長知道，也必不許與他相抗，無法再效微勞，望你主人格外原諒，事完之後，當面謝過，隨領我們尋一崖洞，把死人移藏進去，外用山石封閉，令我二人速回，途中無論遇見何人，聽什言語，千萬不可答理，祇作不知，等向主人稟告之後，再命人來抬去掩埋，因前半與四姑同路，走到分手之處，發現向氏弟兄和陳家舅老爺，一行四人，互相扶持前行，小賊和尙緊跟在後面，相隔丈許，彷彿各走各的，毫不在意，四姑直如未見，反而叮囑，不許開口，催令速回，我二人氣極心慌，分手之後，往家飛跑，快近山口，見離家已近，沿途未遇一人，四姑偏說得那麼利害，越想越有氣，玉香忍不住罵了幾句，竟被絆了一交，跌得頭輕臉腫，衣服皮肉，扯破了幾處，後來看出絆他的是個花子，



深更半夜，睡在路旁，夢中伸腿，把玉香絆了一交，本想發作，後來一想，我們蒙主人恩養，全都學過武功，休說一個尋常花子，夢中伸腿，便是少爲細一點的樹幹，就算絆一下，也必被這一腳踢鬆，甚而折斷，都不一定，再說也不會跌得那麼重法，如是常人，這一下，他那腿骨，非受重傷不可，花子却睡得和死人一樣，反到打起呼來，玉香當時痛極，想要打罵動武，想起四姑行時所言，料是方才罵出來的亂子，連問了數聲，花子忽然醒轉，爬起來罵了我們幾句，便拖着鞋皮，梯他梯他走去，我們無法，不敢冒失，祇得忍氣回轉，等稟告之後，就去抬埋死尸了，三姑聞言，眉頭一皺，正要開口，先前那些同黨，本在樓上等候，似因主人久不見回，內有一人出來探看，正是文麟被擄時所見矮子，剛剛走來，聞言朝三姑說了幾句江湖黑話，忽領二婢匆匆往外走去，三姑似因前事驚疑，忽然咬牙切齒，把足一頓，朝着文麟欲言又止，轉告侍婢道，吩咐灶房，天已將明，酒菜必須用心精製，另外預備一席好菜，把地底藏酒，取出兩罇，以便隨時應用，說罷，重又滿面笑容，若無其事，同了文麟往裏走進，到了樓內一看，共有男女七人，在彼坐候，三姑先向雙方引見，文麟看出內一姓馮名婉如的，和蒙面女子，均生得骨瘦如柴，一臉病容，纒着半大不細的拱背灣脚，方才那麼凶橫，行路如飛，到了樓內，走起路來，偏一扭一扭的，不時朝着同坐一個姓劉及一個姓朱的男子，亂飛媚眼，滿身醜態，看去都覺惡心，另三女子，一個中人之姿，人也比較

穩重，下首一個身材微胖的醜婦，面如棗色，說起話來，涎沫橫飛，和婉如互談前事，咒罵不已，另一少女，雖然愁眉苦臉，因其不多說話，還不十分討厭，聽三姑說，下餘三女，一名楊金鳳，一名夏山蘭，一名馮嬌，二男子一名劉獨，一名朱大城，與先走矮子馮浩，同門世交，男女七人，均有一身驚人本領，劉朱二人，年均五十以上，下餘四女，也都半老徐娘，文麟聽過拉倒，稍問姓名，便隨主人入坐，文麟書生積習，平素未與外間婦女接談，見婉如和夏山蘭，語言無謂，面目可憎，一身醜態，詞色又極驕橫，看去討厭，心又有事，始而煩惱難耐，懶得理睬，後見三姑不時媚目流注，隱含憂怨，似怪自己不守信約，想起前事，祇得強打精神，隨同言笑，因是舉坐無一可談之人，比較朱大城人頗謙和，說話也有條理，不像綠林中人，坐得又近，先前祇飲悶酒，不大說話，這一接談，對方竟是文武皆通，漸漸談投了機，看出朱劉二人，均似與馮婉如有染，知道夥人，都是江湖豪士，聽姓朱的口氣，隱居本山已有多多年，並還不是綠林中人，不過與三姑上帶交情太深，遇請必至，故來赴約，平日無什往還，暗忖此人言談見識，俱都不惡，便姓劉的，外表也似一個讀書人，怎會和這樣妖淫無恥的醜潑婦勾搭，男的當着人祇是有問必答，還不十分顯明，女的竟在衆目之下，昌言無忌，醜態百出，可見人之好惡，好些均出情理之外，心正尋思，三姑見他忽然說笑起来，但祇對付朱劉二人，不理幾個女客，馮婉如夏山蘭也是實在淫賤，用人之際，加以蔡馮

兩家淵源，不得不加敷衍，文麟正人君子，對此醜態，自責不慣，不能怪他，心中一喜，由不得對於文麟，加了殷勤，人最怕比，尤其許多女人，聚在一起，才貌之外，還要考量氣度談吐，文麟自來言出必踐，加上感恩之心，三姑本具極好才貌，當夜又橫了心，全無顧忌，以爲人非草木，既感前恩，便非無法可想，事須循序漸進，主意一定，便復常態，有了自尊之心，言動自然較前端雅，於是下餘幾個女子，全被比了下去，成了雞羣之鶴，這時外面殘月未墮，曙星始明，天色反更昏暗，室內却是酒暖香溫，花影在壁，寶鏡明燈之下，越顯主人容光美豔，無限丰神，文麟又是有意敷衍，無形中，連三姑也黻投了機，把以前厭惡之念，去了多半，後來文麟覺着酒吃太多，朱大城似借說笑灌酒，天色已明，音信毫無，雖想大白日裏，三姑任怎厚臉，決無當着許多客人，強迫自己，作出無恥舉動，畢竟事已鬧大，這面能人甚多，否則，龍子等三人，不會被人喚回，司徒兄妹，應早得信，也無不來之理，還有方才二婢所說異人，不知是何來歷，矮賊馮浩，也未見回，前途十分危險，將來究竟如何，一時之間，捉摸不定，事尙難料，到底小心爲是，方對三姑笑說，酒已足量，不能再飲，可否借地少眠，忽聽樓梯微響，跑上一人，正是馮浩，面有笑容，與前時緊張神情迥不相同，文麟先聽二婢歸報，說得異人那等利害，滿擬馮浩久去不歸，必無善况，及見這等神情，分明未遇打擊，心方一緊，三姑已先開口笑道，二哥但說無妨，可是我們所料那人麼，

馮浩笑答，我和你分手以後，一面命人抬埋死尸，乘着殘月，四下查看，並無那廝影迹，我想回家一探，發現角犀受了重傷，先當那廝所爲，否則角犀何等凶猛，怎會重傷，連那長角也斷去了半截，後一細看，竟是被什猛獸所傷，本山異獸，祇有大黃一個，如真得勝，角犀早被抓死，不會截斷一角，又放他逃走，腿上的傷，又似被什尖銳之物劃了破一條裂口，那麼堅韌的厚皮，竟被刺破，再深一點，便成殘廢，越看越不像是大黃所爲，心正驚奇，大哥忽然趕來，說方才聞得角犀悲號怒吼，正要出尋，姜老前輩忽然駕臨，這一來，連爹爹也放了心，我知陳向兩家父母師長，交遊甚多，好些老輩，均有深交，今夜不知所遇何人，既是老輩好友，自然不敢違抗，他們住得又遠，無法詢問，好在姜老前輩一到，多利害的敵人，也不是爲慮，得信忙同趕往拜見，竟是專爲我們之事而來，我自高興，陪同吃了幾杯酒，酒，想要趕回報信，又不便離開，正想主意，反是姜老前輩開口，說要安睡，令各自便，我送他回房，便起了來，時已天明，沿途又留神查看，祇遇到幾個相識山民，均說天不亮就起身，並未見一生人，也未見甚告花子，近數十年，假扮乞丐遊戲江湖的，共祇三人，一位已多年不管閒事，一位與爹爹相識年久，多少有點情面，祇內中一位，脾氣古怪，自來有他無人，心狠手黑，便是方才我們說的那人，但我細問玉香，形貌神情，俱都不對，我想前二人決不會來，祇道一個最討人嫌，有姜老前輩相助，也可無慮，何況此人素來強橫，自居老

輩，不去惹他，無故不肯出手，玉香所遇化子，雖是另一敵黨，如真武功高強，決不會事完走開，尋他不見，此時更無如此安靜，聽大哥說，爹爹知道三妹心志已決，無法挽回，當時雖然勸阻，事後仍有安排，已用親筆書信，約人去了，三姑接口笑道，諸位哥哥姊姊的盛情，我自感謝，如說乾爹，他老人家肯爲此事用心出力，祇恐未必吧，他老人家近些年來，爲了一般後輩，常受人欺，所說敵人，均是一個中年窮酸，與去年由捨身崖移居後山明月峯旁危崖茅蓬那姓簡的，形貌相同，表面推說隱居納福，不再出去過問閒事，暗中自然氣憤，在打主意，不過他老人家一向深沈，不肯顯露罷了，去年三哥爲助友人，和人動武，又是那窮酸，在事前出現了兩次，當日已佔上風，忽被一戴鬼臉的黑衣矮子，把三哥他們，打了個落花流水，由此左膀變成殘廢，想起門人兒孫在外，每次吃虧，事前必發現窮酸蹤迹，到時便非敗不可，但這廝本人近十多年，不知何故，不肯親自出手，料定是個和江湖綠林作對的怪人，想係以前對敵，受過內傷，更把江湖上人，恨入骨髓，仗着同黨衆多，耳目又靈，自己不敢出場，專門通風報信，支使別人，代他出頭作對，乾爹這才大怒，表面仍未現出，反把大哥罵了一頓，正月初三，我去拜年，偶因酒醉露出口風，大意是說，隱居捨身崖旁那姓簡窮酸，形跡可疑，以前在外，連個真姓都沒有，去年才考查出他的姓名，由此跟蹤前來查訪的仇敵，不知多少，均因這廝爲人機警，有人往尋，定必失蹤，連面都未見過，又無一個

徒弟，幾經考查，雖然斷定是他，祇還未探明他的來歷；因何專與江湖上人爲仇，因其黨徒太多，個個能手，乾爹身家在此，不得不加慎重，到了除夕前三日，又有數人尋來，內中一個，便是姜老前輩愛徒雷鵬，爲了這斷，前去年又和好些同黨出場，先後在成都和小三峽，老龍場等處，接連傷了他們不少的人，並還當衆辱罵姜家師徒，姜老前輩也生了氣，親自出來，因聽傳言，最後一次，有人發現他與關中九俠相識，爲恐人少，打算把人約好，連昔年嵩山那場過節，也找回來，一面查訪這廝蹤迹，輾轉尋到捨身崖，人已搬走，同時得知關中九俠，已全入山隱修，不再出世，後隔年餘，來向乾爹打聽，彼此合謀，正要往明月峯尋去，因知事非小可，本山還住有幾家能手，似與窮酸有交，爲恐到時作梗，不肯輕舉妄動，一面勸阻來人，一面借着遊春，約請昔年那些好友，等人到齊，再行發難，此時大家背後議論乾爹，年老怕事，敵入是否姓簡的，尙未拿準，何必如此勞師動衆，及至上月姜老前輩回信，二老所見相同，均主慎重，並還斷定此二三十年中，專和江湖上人作對的，均是姓簡窮酸，此人以前必是劍俠一流，不知何故，後來不肯出手，也許受過內傷等語，衆人才無話說，新近探明姓簡的，又不知去向，祇剩一個小徒弟，和一文士，在內居住，先想把這兩人擒去，拷問真情，並做押頭，引那敵人出來，乾爹又覺多年威望，乘着敵人不在此，去擒人家徒弟和同居友人，這兩人又是一個小孩，一個文人，強弱相差太遠，就此下手，有損盛名，

不令我們舉動，誰知前日，周兄閑遊到此，可恨賊和尚欺軟怕硬，想要行兇，我看了不服，出頭攔阻，才有今日之事，事情乾爹早有成算，我不過適逢其會，作了火藥引子而已，乾爹既想爲兒子門人報仇，並除將來後患，昨夜見時，對我的事，再三力阻，如今父全推在我的身上，實在令人不解，我已打好主意，無論敵友，用什心機，豁出這條苦命，也必不肯改變初衷，多利害的人到此，就把我亂刀分尸，祇有三寸氣在，也決不受人愚弄了，衆人見他說時，氣得滿臉通紅，雙目淚珠，晶瑩欲墮，又復強行忍住，知其悲苦非常，同聲勸慰，力言三妹多疑誤會，老太公實是爲好，三姑等了一聲，朝文麟連看了兩眼，忽把酒壺拿起，把酒斟滿，笑對文麟道，我知你昨夜實在勞倦，酒吃多了傷神，我這樣請客，多好的心，也難使你領情，看在我誠心誠意，請同乾此一盃，送你去往那邊房內安臥，起身時，再把家藏陳酒開罇，好歹陪你多吃兩頓痛快酒，你看如何，文麟見三姑倚着酒興，目中無人，悲憤之概，最奇是，對於馮八公大有微詞，當人子女，譏嘲對方尊親，聽的人均如無覺，反到慇懃勸慰，惟恐不及，也不知是何原故，恐其以酒裝瘋，回憶前情，也覺心境可憐，便把酒杯舉起，笑道，朱兄也請同飲一杯如何，三姑不等話完，先伸玉手攔道，我不要他，祇和你同飲一盃，也不許多吃，文麟無法，祇得應了，二人一同舉盃，一飲而盡，三姑見文麟居然聽話，神態自然，越發高興，笑對衆人道，諸位哥哥姊姊，請各隨意，小妹安置好了這位佳客，便來奉

陪，說罷起身，向前引路，文麟在後，剛發現婉如又瘦又乾的薄皮小嘴，朝三姑撇了一下，似在冷笑，心生厭惡，又看出當日情勢，三姑和馮家必有一些瓜葛，和難言之隱，否則，這夥人均非善良，決無如此好說話，料知三姑性情高亢，定必勢孤，而那蒙面醜女馮婉如，對他決無好意，爲念前德，不由又生同情之感，心念才動，三姑已回身延客，恐其伸手來扯，率性走前一步，一同去至前夜房中，三姑早已命人，備好精美臥具，請文麟脫衣安寢，文麟自不肯當人脫衣，又想初被擒時，曾受馮氏兄妹侮辱，意欲就此離開，悄聲說道，我看三姑爲人，除却性情稍剛而外，實是好人，如何所交朋友，除却姓朱的，比較稍好，下餘全是一夥狗男女，那骨瘦如柴的醜婦，方才暗中冷笑，目射凶光，席間和劉朱二人，又是醜態百出，實在難看，你和他們一起，還須隨時留意呢，三姑固言，笑容驟斂，凄然說道，你果好人，眼力也還不差，可惜：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改口說道，實對你說，我寄身虎口，已非一日，馮氏全家老少，都非人類，如不是我還有一點骨氣，能用心機應付，先父又還有幾位老友，可以照應，早就成了虎口之食，你說那醜婦，生得那麼枯瘦，活鬼一樣，他是在因無比，既貪且狠，更喜播弄是非，表面和我親熱，實則到處播弄長舌，無事生非，任換一人，早已落了他們圈套，話說太長，你已疲倦，我在房中，必還拘禮，請自安臥，醒來和你長談，當知我的爲人，祇管放心，決不相擾，便有什心腹的話，也通情理，不會強你所難，我



少陪了，說罷，回身走去。文麟初進房時，本來不免疑慮，不料三姑這次，竟與前日初見神情，大不相同，人也莊重許多，再聽這等說法，越發加了好感，見房中還有二婢侍立，也被三姑喚出，一夜跋涉，人早倦極，又吃了幾盃酒，十分想睡，難得對方不來相擾，便把鞋脫去，和衣而臥；睡夢中似覺有人在身上撫按了兩下，困極神昏，也未理會，跟着安然睡去，隔了多時醒來，側顧旁窗，日光斜射，料知天已下午，見室中無人，想要坐起，忽發現長衣已全被人脫去，祇留貼身小衣，安睡錦衾之中，十分溫暖，不禁嚇了一跳，暗忖素來驚醒，這會睡得這等死法，剛把衣服匆匆穿好，忽聽床後，有人呻吟掙扎之聲，忙往一看，正是二婢，已被人綁了一個結實，口塞棉花，忙代解開，驚問二婢，何故如此，我記得今朝睡時，未脫衣服，由此睡熟，醒來發現長衣盡脫，怎不知道，內一女婢，氣憤憤說道，今早客人全被八太公喚去，我家主人到牀邊坐了一會，見相公衣服未脫，恐睡不實，代將長衣脫去，把被蓋好，一個人流了一陣眼淚，忽對我們說，他此時心志已定，明知相公心中有人，不會愛他，無如騎虎難下，前世冤孽，使其一見傾心，無法解脫，反正危機四伏，不免笑話，現已無所顧忌，決計應個景兒，拚担污名，免得他人又生邪念，便在牀上，隔着被頭，躺了不一會，忽又流淚坐起，說相公正人君子，心事尚未明言，不應背他同臥，雖在夢中，醒來難免輕視，還是回房的好。說罷，回房安睡，隔了些時，也不知睡着沒有，前面糧倉，忽又起

火，樓中的人，紛紛往救，祇我二人奉命守候，不曾離開。正向窗外看火，忽見三姑擒了一人，正是八太公的徒孫，氣匆匆往外走去，方覺奇怪，便被人點倒綁起，解了穴道，再三盤問，三姑與相公有無苟且之事，我們其實說出，他偏不信，直到相公快醒，才把口內塞上棉花走去，我們從小便受主人恩養，平日愛如子女，所說皆是真情，來人偏要強迫亂說，爲了不肯瞞心昧己，吃了許多苦頭，這小賊也不知那裏來的，和昨夜他們所見三小賊一樣，身輕如燕，武功真好，去時身子一閃，便如飛鳥穿窗，身影全無……，還待往下說時，猛覺疾風撲面，眼前人影一晃，二婢已嚇得紛紛倒退，驚叫起來，文麟見那來人，身着短裝，腰橫虎皮，光看兩條毛腿，脚穿一雙草鞋，胸插短刀，和另一件帶練子的兵器，正是狄龍子，待朝二婢撲去，連忙橫身攔阻，低喝龍子且慢，難怪他們，快些保我出去，龍子停手問道，周老師，你當真一睡不醒，那婆娘睡在身旁，都不知道麼，文麟力言，剛醒不久，二婢所說，並非虛言，龍子又道，這樣就好，如今事情鬧大，這婆娘本是罪魁，不知何故，反不相干，令人好生難解，不過周老師在此，恐還有數日耽擱，簡老師日內也要回山，煌弟今日已和明霞，珊兒，二位師妹，同住寒蓀谷，事情已全知道，先頗着急，幸經一位老前輩再三解說，知道無礙，方始放心，現奉這位老前輩之命，有好些話，不敢明言，祇想和周老師見上一面，問明虛實，話已說完，那婆娘方才上當，被人引走，中途想起周老師在此，必不放心，

我就要回轉，過兩三天，我和焯弟他們回來接你，再相見罷，文麟還想問話，龍子聲隨人起，已穿窗而去，二婢忙同急叫樓上有賊，剛往下面逃走，你們快來，文麟橫身攔道，你兩姊妹，苦頭還未吃足，想作死麼，二婢同聲急道，周相公你不知我三姑家中規矩，率性將我們綁起，不解開也罷，既然解開，對頭又這樣來去自如，欺人太甚，三姑知道，決不與我姊妹干休，除却招呼人來，與小賊一拚，別無善法，文麟笑道，這個無妨，你不會推說要守護我麼，真要不，我代你們說情，三姑想必不致駁我面子，二婢喜道，相公真是好人，但有一件，看那小賊來勢，和那一身本領，要把相公措走，易如反掌，我早說過，三姑法嚴，平日雖愛我們，不以平常奴輩相待，如犯他的規矩，却是休想公道，在他未回以前，相公如果可憐我們這兩條小命，千萬離開不得，文麟見二婢情急之狀，又聽龍子說，還有三日，才能獲救，樂得慷慨，點頭笑道，我素不慣欺軟怕硬，既這等說，在你主人未回房以前，我決不走便了，二婢大喜拜謝，忽聽樓梯微動，三姑已自回轉，滿臉憤激之容，匆匆進門，見了文麟，立轉笑容，笑道，周相公何時起來，方才被人乘隙放火，調虎離山，將我引走，來人鬼計陰毒，把馮家的人弄了一個來，點了啞穴，畫上花臉，放在糧倉旁邊，我一時不察，誤中毒計，等把來人擒住，帶往馮家理論，已然走出老遠，越看越覺不對，才知對方身受人制，言動不得，趕忙解開，問其因何至此，是否老賊所差，他說原奉馮家老鬼之命，來此尋我，中途遇

見一個身圍虎皮的小賊，一言不發，將其點倒，挾來糧倉之後放火，一見三姑趕到，小賊忽然把他一推，便被打倒抓起，比時穴道未解，祇乾着急等語，我一聽便疑上當，卽忙趕回，因來人行動巧妙，作事靈警，這等作法，必是想將周相公暗中救走，此時周相公睡得甚香，共總不多一會，穿得這等整齊，你們守在樓上，可曾看見有什事麼，二婢見主人面有怒容，積威之下，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方一遲疑，三姑已怒道，你們快說實話，對面的窗，如何大開，地上又有這兩根帶子，是何原故，文麟見二婢嚇得面容慘變，欲言不敢之狀，心中老大不忍，忙接口道，三姑此事難怪他們，隨將前事一說，三姑略一尋思，轉怒爲喜道，既是這樣，你們本領不如人家，有什相干，下同小心些，如見來人利害，打他不過，速放響箭，或是火花信號求援，便不怕他跑上天去，勉強迎敵，反而吃虧，你們可去外屋歇息，喚你再來，隨向文麟道，周兄居然未有逃意，難得你厭惡的人，均已走去，我意欲奉陪祇飲個三數杯，決不盡量，各自隨意飲上一回如何，文麟先想推辭，一則早起吃了一頓空心酒，又睡了好半日，有些腹餓，又見三姑一雙妙目，注定自己，滿臉切盼之容，想起前情，不忍堅拒，心想此女並非全無廉恥，何不借着對飲，把話說明，告以心志，如能就此善罷，豈非快事，隨卽應諾，三姑大喜，便命侍婢傳命廚房備酒，菜肴須要精美，二婢奉命走後，文麟以爲三姑必要糾纏，雖知三姑雖然面有笑容，並無絲毫輕狂之態，祇談了一陣閒話，文麟見狀，心

又鬆了許多，一會二婢來報，酒菜備好，是否中間屋內，三姑微嘆道，共總兩個人，難道還尋不出好地方，這也來問，二婢同聲說道，不久黃昏月上，今夜月色，定比昨夜還好，爲此把酒設在玩月亭內，祇不敢十分作主，三姑笑道，平日你們有多任性，今日這樣膽小做什，這地方果然不差，隨請文麟同往，文麟到後一看，見那玩月亭，乃是東面最末一間，三姑臥室旁邊，樓窗外的一座小亭，建在樓上小峯之上，離樓祇一兩丈，上設吊橋，可由樓上直走過去，亭在峯頂，比較略高，那峯原是一根石筍，上豐下銳，峯頂坦平，宛如朵雲出地，凌空直上，孤零零立在樓角片面，毫無攀附，也無途徑可上，而前一片花林，再過去又是大片水田，清溪映帶，近嶺遙山，宛如翠屏羅列，嵐光如帶，乃是半山中一片平地，本來就具形勝，再加主人多少年來，經營佈置，景更清麗，峯上小亭，大祇方丈，高却兩丈左近，當中一個大理石的小矮圓桌，擺着幾樣極精緻的酒菜，杯盤用具，樣樣華美，兩旁放着兩把藤躺椅，上蒙虎皮，坐臥其間，四圍樹色泉聲，山光雲影，齊收眼底，因下面峯形銳凹，上下削立，無路可上，主人將亭建好之後，又設了一座吊橋，使與臥室樓門相通，每當三五月明之夜，便把吊橋放下，走往對面峯亭，徘徊望月，等到夜深風露，翠袖單寒，然後再由橋下，步月歸臥，想見平日紅樓獨居，孤標自賞，徘徊月下，顧影自憐，高不可攀，不許狂蜂浪蝶，私窺玉顏之概，主人容態，又頗安詳端好，不特不是初見之時，那等急欲委身，舉動輕狂，連天

明前，和那一般狗男女席間豪飲，放縱自恃的江湖氣，也去一個乾淨，這時正是夕陽欲墮，明蟬始升，暝色欲收，四山紅紫萬狀之際，而快要沈入地平的，半輪斜陽，迴光反照，山前面松林花樹間，斜射過來，晴光明麗，正照在亭外兩株盛開的海棠花樹，和賓主二人的臉上，人面花光，交相掩映，丰神越發豔絕，先前厭惡防忌之念，又去了好些，覺着此女實是美質，祇爲從小生在這等人家，所來往的，不是綠林暴客，便是江湖豪士，以致同流合污，染了惡習，所嫁丈夫，又非善良，如與昨夜所遇那些人來比較，真還算是好的，難得此女好勝，似非不可理喻，祇不知此時是何心意，是否堅執成見，司徒兄妹必已得信，知我在此，聽龍子口氣，已有好些位異人奇士，爲此引起一場惡鬥，我獨身在此，龍子尚能隨意往來，救我出困，當非難事，爲何要過幾天，幸而此女不如意料那樣淫賤，否則，豈不難於應付，先想開口，明言心事，請三姑自息妄念，結爲朋友之交，祇不强迫成婚，便結成異性骨肉，也非不可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因對方神態大方，無所表示，素又而嫩，對方不提，不好意思出口，三姑見文麟目光，不時注在自己臉上，才知欲擒先縱，比日前急進露骨，要强得多，心中一喜，越發矜持起來，不特沒有一句題內文章，便飲食勸客之間，也極自然，雙方各自淺斟低酌，隨意飲啖，毫不勉強，文麟雖然想好許多話，竟被窘住，一句也說不出口，時光易過，一見暮色蒼茫，月上松梢，漸漸冰輪高湧，許多峯巒，均似被上一層銀霜，山谷之中，

時有大團白雲，蒸騰欲起，碧空澄霽，雲靜風和，遙望前面峨嵋主峯金頂，梵宮掩映，鐘魚隱隱，左顧大雪山，連峯接天，一片白色，一眼望出老遠，更無絲毫遮蔽，時聞花香，隨着清風吹到，沁人心脾，俯視峯下松林花影之間，月光如水，清陰在地，偶然一陣微風吹過，宛如水中荇藻，搖舞分披，眼前光景，直成了水晶世界，當此嫩暖輕寒的花月良宵，侍兒呈將華燭明燈點起，燈月交輝，坐對麗人，對方又是笑語慇懃，情深一往，便是多硬心腸的人，處此容易使人陶醉的良辰美景，雖無半點遐思，也易生出一點娛快之感，文麟又是一個多情種子，自更易生反應，先還想對方開口，以正言相折，及見三姑笑語從容，祇談風月，不露半點輕狂，暗忖似此相持，何時才是了局，反正不免開罪，由我先說，也是一樣，誰知人非太上，不能忘情，爲了三姑，不似前日輕狂，情意反更慇懃，話也越發投機，幾次想好了話要說，均被三姑溫情盛意所窘，始終不好意思開口，繼而一想，此女今夜神情，快樂非常，似此盛意相待，祇無邪念，豈非是個脫略形迹的患難至交，實不應使其難堪，照着近日所見所聞，他身世處境，也真可憐，看他昨夜對待同黨神情，可見平居落落寡合，定多愁悶，此時正把自己認爲知己良友，處處投緣，故把平日驕矜放浪之習，全數去掉，人家難得有此高興時候，何苦說他掃興的話，勾動傷心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軟，更不忍把話出口，以爲對方如能和來時所說心意一樣，祇求彼此交好，免得外人笑他，已然永息邪念，便聽其

自然，等有表示，再說不遲，好在主意打定，祇要心地光明，守身如玉，便在此多住些日，有何妨礙，決計不先開口，想等再吃幾杯，各自歸臥，不料當地景物清麗，月色空明，天氣又好，文麟文人，結習未忘，美景當前，不由心曠神怡，萬慮皆消，主人又是那麼慇懃體貼，笑語溫柔，酒點菜肴，樣樣精美，助人清興，文麟既不好意思，辜負主人美意，又覺清景難逢，不捨歸臥，無形中便流連下去，漸漸斗柄西斜，四山雲起，山風漸狂，花影零亂，天已不早，還是三姑恐他受涼，微笑說道，自來知己難逢，良宵苦短，今夜月華皎潔，雲靜風和，實在難得，我們雖未盡量，這等對月舉盃，賓主無猜，真個清興無窮，比趨尋常顛飲叫囂，一雅一俗，相去天淵，算是我這薄命人，近些年來，第一次所遇快心之事，周兄居然聽此微誠，賞我薄面，可見好人還是好人，以前我未看錯，不過，此時夜深，春寒猶重，周兄讀書人，恐爲風露所侵，可吃兩碗熱稀飯，再炸點春捲來，各自回房睡罷，文麟聞言，才想起天已深夜，心甚不安，忙笑答道，小弟早已吃饱，祇願賞玩山月，竟忘時晏了，三姑笑說，我如不把周兄當自己人看待，決無客人尙未盡興，便請安置之理，周兄尙未用飯，就說吃了點菜，不吃點熱的，夜來腹餓，丫頭們不會招呼，周兄又太客氣，主人心豈能安，文麟見他情意殷殷，並還暗示朋友之交，似已不再相擾，自對心思，不忍堅拒，好在三姑家中富有，用人甚多，準備齊全，一呼即至，文麟又喜吃那韭菜春卷，和雞肉絲所製春捲，稀飯又



是山中特產香稻，下飯的鹹菜風臘之類，無一不美，主人再一慫恿相勸，吃得頗多，三姑笑道，我說周兄見外不是，不吃就睡，如何行呢，文麟見他瓠犀微露，一笑嫣然，似嗔似喜之狀，少婦風情，更增美豔，方覺此女實是可惜，猛想起淑華，此時愛子遠離，深閨獨守，淒涼况味，不知如何，心又懸念起來，三姑見他沈吟不語，笑問，周兄孤身一人，無掛無牽，難道還有什心思麼，文麟見他吃了半夜的快心酒，雖還未醉，玉容微醺，兩頰紅暈，已帶出幾分酒意，尤其那一雙淨如澄波的眼目，喜孜孜注定自己，無限春情，自然流露，正想淑華，不禁心中一動，當時警覺，暗忖我早拿定主意，獨棲一世，不久便要削髮入山，如何在此數日之內，又與別的婦女親近，雖然心地光明，並無邪念，自來少年男女常在一起，容易發生情愫，每於不知不覺之間，墜入情網，何況此女日前對我又有委身之念，處處謹慎矜持，尚恐不免糾纏，方才怎會留連忘返，我在此還要被困數日，照此下去，萬一勾通他的邪念，豈非自己有心多尋煩惱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急，正色答道，小弟蒙三姊不棄，許爲忘形之交，又蒙前日相救之德，終身感戴，無如生性孤僻，每喜山居靜坐，讀書用功，閑雲野鶴，隨意所之，何況司徒兄妹師門至交，彼此友情頗厚，前夜不知三姊爲人，又受惡婦追迫，比時我那姪兒，又無下落，正當萬分愁急之際，蒙他兄妹收留，慇懃款待，忽然不告而行，雖非本意，終覺歉然，現來府上，已一日夜，既然彼此成了至交，三姊當不致再有芥

蒂，卽以負氣而論，司徒兄妹，明知小弟被三姊召來，仍守前約，並未登門，可見以前乃小人播弄是非，全不相干，小弟意欲明早告辭，往探我姪兒沈煌近況，到底人在何處，見上一面，並往寒蓀谷，去向主人道謝，便回茅蓬，好在我們交非恆泛，以後仍常常來常往，來日方長，不在此短時之聚，以前便有什過節，誤會當已消失，無論什話，皆可直言無隱，故敢奉告，實不相瞞，如照昨夜初上路時心意，小弟連生死均置度外，除非身能奮飛，破壁而出，我祇守定初志，任人所爲，決不敢以朋友自居，明言告辭了，不知三姊能允許麼，三姑兒文麟自從月下對飲，始終滿臉笑容，興趣更好，對於自己，更無絲毫客套和疑慮，滿擬男子心性不定，佳麗當前，這等熱情相待，彼此現已投機，加上日前解圍之德，易受感動，等到日久情深，自然一拍卽合，本在滿心歡喜，聞言由不得脊梁間冒着涼氣，剛把秀眉一縐，一想不對，忙又強行忍住，嘆了口氣答道，我自來說話算數，永無更改，既是周兄別有懷抱，看不起我這薄命人，我也難於相強，何況今夜彼此心情，均非昔比，形勢已變，休說我氣已回小半，爲徒兄妹，居然任憑周兄被我請來，周兄和我說好才走，情面無傷，便是周兄不告而去，我也自恨福薄命淺，自從爹爹死後，便剩我過着孤單歲月，好容易遇見一位性情相投的人，妄想結交，又因許多誤會，遭人輕視，無計高攀，心比天高，命如紙薄，我有什話可說，留否聽便，決不攔阻，不過，這後半夜山風甚大，照我山居經歷，天明前後，恐怕還

要變天，不是大雨，便是起霧，雨已難走，如有濃霧更難上路，春寒又重，萬一生病感冒，反到背我本意，我想周兄雖然急於回轉塞尊谷，也不在此半日光陰，等到天明，看天色如何，飯後我再命人送你回去，當不致於見拒罷，文麟見他說時，眼花亂轉，知其失望心酸，懷有難言之痛，越想越覺可憐，忙陪笑道，三姊妹要誤會，小弟今夜對你，祇加感激，並無絲毫輕視之念，雖然相交不久，小弟爲人，當可看出，方才所說，日後常來奉看之言，並非虛語，祇不過時已深夜，小弟尚有許多心腹之言，無暇奉告便了，三姑人極聰明，對於文麟身世來歷，以及山居原因，昨在馮村又有耳聞，見文麟方才對飲時，言笑從容，何等自然，對自己神情，也頗親密，彷彿素來情分甚厚的朋友，不知何故，忽然詞色全變，當時便要告辭回去，可知心有成見，牢不可破，非對自己一人而發，再不便是情有別鍾，看我不上，再一想到司徒良珠，年輕美貌，一個未婚，一個未娶，本來相識，又有師門淵源，容易接近，照司徒兄妹留客下榻，情意那麼關切，以及文麟口風，雙方情分必深，自己對他，雖有解圍之德，無如前世孽緣，不能解脫，素來厭惡野男子的人，竟會對他一見傾心，由不得上來便急進了些，當初原因平日放縱已慣，以爲對方也是男子，不過人規矩些，臉皮稍嫩，憑自己的才貌，祇一示意，自會湊將上來，其實，起初用意，一半還是試探對方人品，如果品貌氣度，雖然合心，人却是個浮浪少年，稍爲引逗，便卽神魂顛倒，自己還須考量，未必就此委

身，那知閱人不多，此人竟與以前所見人品，迥不相同，竟是一個正直而不邪視的君子，對方不特不肯承情，反加輕視，連救人的那片好心，幾至埋沒，成了仇敵，好容易費盡心思，得罪了許多人，無形中還結了一個大對頭，留下後日隱患，才把人家接到家中，又費許多苦心，才使生出好感，結果心機竟是白用，意中人如其固執成見，志在空門，良緣固然無望，即或不然，有司徒良珠這樣一個情敵在前，無論交情環境，俱是比人不上，祇有容貌，尙堪自信，又是一個棄婦，那似人家文武雙全，異人之女，意中人與他相交在先，如肯娶妻，實是一雙兩好，近水樓台，自然一拍即合，想來想去，自己都不會有分，看意中人前後神情，和所說的話，全由感恩心重，并看不上自己，祇想借着來時，自己欲結前友之交的一句話，解却糾纏，方才同飲時，那些溫情，分明也由此念而發，並非有什愛好之意，心中一涼，便難受起來，索性剛強，仍然不願顯露，淡淡的答道，我此時業已四面皆敵，原是自己不好，不能怪人，像我這樣人生，本無趣味，祇你一人，雖是初交，偏覺投緣，可惜相逢恨晚，心熱無用，命中注定，除却聽其自然，有何法想，以後來也在你，不來也在你，明日本想和你再作清談，周兄既然歸心似箭，另有良友，急往相見，難再挽留，我也還有點事，須往尋人，正好順便，到時請各上路，決無什人攔阻，朝來點心茶飯，自有丫頭們爲你準備，如若飯後再走，還可見面，略談片時，如是天明起身，恕不奉陪了，文麟見他說明，雖然強爲歡笑

，一雙媚目，已是淚光浮動，知其一見鍾情，把事看易，人又任性好高，鋒芒太露，以致鑄錯，反將許多同黨得罪，自己這一面的人，又全把他認作對頭，於是四面楚歌，對於自己偏是情癡，先想強迫成就，改用柔功，依然無望，事未如願，平白多出仇敵，至多雙方結一忘形之交，自然羞憤，難怪傷心，處境委實可憐，自己更覺有點對他不住，無如事難兩全，心念再稍活動，立陷情網，不能自拔，既負本心，又爲師友所笑，還當文人無行，稍見可欲，便受搖動，祇能狠狠心腸，故作癡呆，辜負他的癡情熱愛，也說不得了，周文麟心正轉思，瞥見三姑妙目凝睇，注定自己，隱有企望之意，恐又勾動前念，忙笑答道，是非真僞，久而自明，來日方長，三姊終當知我爲人，現離天明將近，小弟暫且告辭，要去睡了，文麟原意三姑處境可憐，現正傷心悲痛之際，不願使其再有激刺，語氣神情，均極溫和，三姑見他口氣雖然固執，神情却甚親切，并露愧對之意，比起初來，固是相差天淵，便第一次見面情景，也大不同，暗忖昨夜把人擒來，覺出把事鬧僵，不特反德爲怨，對我尤爲輕鄙，如今祇隔一日夜，便成密友，如非想要嫁他，豈不是個患難至交，照這情勢，明是一個至性至情的人，並非不可感動，先前見他露出甯死不屈之意，神態強硬，好說歹說，均置不理，比時祇想當着人給一點虛面子，免得難堪，尙恐不肯，方才花間對飲，月下清談，笑語從容，全無嫌疑之象，已把我當作有德於他的良友看待，連初見時的書獃子氣，全去了一個乾淨，如照

此下去，祇要多用水磨功夫，並非絕對無望，如何還不知足，想到這裏，心又活了許多，深悔方才不該負氣，說出明日不再奉陪的話，又少一個機會，想要設詞親送，又無法改口，祇得笑道，自來知己相逢，每覺光陰易過，天果不早，如不嫌棄，我送文哥回房如何，文麟辭謝了兩次，三姑意甚堅誠，並說，我祇送你回房就走，決不留連，擾你清夢就是，文麟聽他這等說法，不便再拒，乘機答道，我對三姊爲人，已所深知，不然，任是忘形之交，同在一起，終有男女之嫌，今夜月下清談，也不會樂而忘返了，本意與三姊結爲異姓骨肉，因明早急於往尋煌姪，想等下次來此，再敘年庚，重定長幼稱謂了，三姑嫣然一笑，也未答話，隨命二婢，提燈前導，送回原房，三姑笑對文麟道，你方才所說的話，我全明白，如不把我當作無恥下賤的人，請聽我說，我大約比你癡長半歲，自信做你姊姊，勉強也配得上，你山前日起，便奔走跋涉，身上難免風塵，衣服還未換過，我想山居無事，此去不過尋你好友，和心上人的愛子，已然耽擱三天，也不在此半夜光陰，如真照你所說，不拿我當外人，我家設有暖房浴室，率性洗完了澡，再去安歇，明日飯後再走，此時濃霧已消，至多有點斷雲，也不致於霧中失足，你看如何，文麟見他說時，十分誠懇，神情也頗莊重，方一遲疑，三姑面上便露不快之容，暗忖人貴知足，適可而止，自從昨夜來此，我已看出此女，是個美質，祇爲處境不良，所適非人，才有這等結果，身世也真可憐，照他口氣神情，分明知我心志堅

絕，無法挽回，但又情癡太甚，心中難捨，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才息同夢之念，欲爲骨肉之交對我用情，仍是無微不至，不過再如堅拒，必當我祇顧脫身，方才所說全是假話，仍然看他不起，生出反響，反而不美，滿腹熱情，不曾公然吐露而已，兩相比較，處境十九相同，於是更起同情之心，忙笑答道，我此時想起初見面時，三姊曾經問我年庚，照此說來，三姊也是屬狗的了，今夜就改稱呼也好，不過我已打擾甚多，使女下人，多半未睡，爲我一人，實是不安，三姊如不想睡，再談片時，小弟奉陪，此時沐浴，未免費事，改日帶了舍姪前來奉看，再行沐浴如何，三姑笑道，你無須和我客套，家中下人，全賴先父多年，個個忠心，人數又多，這些使女，平日享受，尋常小康人家子女，俱還不如他們，因我從小嬌慣，飲食起居，多半任性，他們照例分班伺候，日夜均有專人，我又天性喜潔，不論冬夏，每日都要沐浴，後而有竈，柴炭方便，暖房中火，晝夜不熄，先打算送你回房，睡下就走，方才見你小衣領口已污，想起山居清苦，你雖未拜前老人爲師，也算後輩，又是有志出家的人，自然不應有什習氣，你多年光棍，雖成習慣，不知獨身難處，一個男子，無人照料，到底許多不便，你雖不覺其苦，我却看他慣，你那茅蓬，水火艱難，同居的又是一個小娃兒，他尚須人照料，你兩個平日不知如何辦法，既蒙不棄，當我姊姊，我固應視你若弟，遇事盡心，你也應該好好聽我的話，洗一個舒服澡，再來安息，便你意中人日後知道，也必以我爲然，如

再不聽好話，以後有事求我，却休怪我不講情面呢，文麟不知對方另有深意，祇覺自己和淑華的事，除却心心相印，對誰也未洩漏，他是如何知道，屢次提起，想要探問，由何得知，又恐言多語失，生出別的枝虛，到口又復忍住，知強不過，同病相憐，也實不忍再行堅拒，祇得含笑謝諾，三姑隨說，時已不早，暖房就在這房後面，我送你去，文麟聽他親送，不免疑慮，話已出口，不能不算，看出三姑勢在必行，祇得故作從容，隨同前往，到後一看，那暖房就在房後，中隔一間，乃是浴後更衣休息之所，浴室一間，比樓面低下六七尺，四面均用火磚，砌成夾牆，內裏生火，外有護牆木板，當中一個大理石砌成的浴池，大約方丈，水深四尺，四邊均有石級，中橫一條大理石凳，平滑如玉，內裏滿貯清泉，溫暖異常，入口小門，另設小梯，以供上下，門上懸有窗簾，池邊木架，設有浴衣浴巾，和各種用具，更衣室內，欵榻坐具，備極華美，乃是浴後休息小臥之用，方恐對方情熱，留此不走，如何應付，三姑已先笑道，此間一切齊備，祇是樓上全是女人，你又守禮君子，無法服侍，祇好請你自己動手，洗完將牀前金鈴一拉，便有人來，換洗衣服，雖是以前窳孽所留，全都新製，從未用過，長短大小，也頗合式，這兩間暖房浴室，經我歷年佈置，頗用心思，直到去年，方始備齊，我每日浴後，必在房中臥上些時，你如歡喜，率性就在房中，睡到明日再起也好，恕不奉陪，我要走了，隨帶二婢走去，文麟方始心定，等三姑主僕去後，伸手一試，水甚溫熱



各用，便把暖室房門關好，將衣脫下一看，不禁叫了一聲慚愧，原來文麟生自世家，平日服用起居，本甚講求；後在沈家，作客多年，因主人也是有錢人家，對於先生禮敬周到，女人又是昔年愛侶，限於禮法，雖然難得相見，至於文麟的癡情熱愛，以及相從多年，終身不娶的用意，原所深知，教讀愛子，又是那等用心，人非草木，自然感動，對方深情，無以為報，便在飲食起居上面，格外留心，文麟生性喜潔，本來沐浴無間冬夏，自隨沈煌峨帽從師，山中水火，自不方便，師徒二人，每日忙於用功，從去年起還未洗過一次澡，連日山中急竄，衣履塵污甚多，身上也有不少積垢，想起好笑，見火牆甚熱，暗忖少時洗完出去，舊衣過於污穢，如何見人，數月不曾洗澡，洗完出水，覺着舒暢異常，反正無人進來，便就池中熱水，洗滌舊衣，放在壁間去烤，換上三姑所留新衣，忙上一陣，有了倦意，房中又熱，連長衣也未穿，便去溫榻上臥倒，本意睡上片時，等舊衣乾後取來換上，再行回房，等午前起身，告辭回去，睡到榻上一看，那榻頗矮，茵褥甚厚，睡在上面，溫軟舒適，從來未有，因是橫臥，空着大半邊，室中陳設，本極富麗，時聞溫香，由枕褥中透出，兩旁更有幾盆春花，暖香融融，花開繁豔，不禁生出遐想，暗忖三姑真個奇女子，這等享受，便公侯之家，也未必有此齊備，難爲他設想如此周到，自己對於淑華，相思已是刻骨，如非意中人立志守節，自己想成全他的苦志，祇管苦戀，不肯表現出來，如能和我一樣，肯學文君故智，便爲

他身敗名裂，也非所計，此時在此孤眠，雖有一人對我鍾情，無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心，祇好辜負他的美意，如是淑華，對面而臥，即便不作雙棲之想，就此並枕談心，也足夠我消受，今生豈是無望，來生不知如何，想到這裏，忽發癡念，竟把雙目虛掩，作爲意中人就在對面，始而向其溫存慰問，詳訴別後相思之苦，後又埋怨意中人，昔年不該誤信浮言，受父母之迫，嫁與沈家，如今鬧得茹苦含辛，芳華虛度，過那永無止境的淒涼歲月，使我一世傷心，長恨無窮，胸中雖有千言萬語，無限愁腸，無法向人傾吐，爲了禮教拘束，見面都難，其實互相愛好，祇要情深，不在婚嫁，彼此心地光明，何畏人言，你又流藉異鄉，無什親友往來，大門之內，儘可自主，不說對我溫存，稍爲體貼，連面都不肯見一面，就你和我一樣，情深義厚，同此相思，你不露出，如何得知，幾句使我高興喜慰的空話，俱都不肯出口，便對我衣食起居，多麼關心，有什意思，現在無意之中遇到孽緣，人家對我，何嘗不是一往情深，百計糾纏，爲了表面無力抗拒，祇管隨同飲酒說笑，我仍情有獨鍾，不曾絲毫搖動，自信心志拿定，何嘗有什避忌，你偏棄我如遺，不加憐憫，兩相比較，豈不相差太多；本意借着教讀煌兒爲由，住在你家，終身相從，隨時照料，免你寡婦孤兒，無力支持門戶，受人欺侮，我也無什別念，祇想春秋佳日，長得良晤，稍慰相思之苦，又不要與你私自相見，遭人物議，祇和你丈夫在時一樣，宛如家人兄弟，隨時見面，已是萬幸，別無他念，每

次相會，均有僕婢隨侍，至少煌兒終在身邊，這還有什嫌疑，你却薄情不肯，往往經年累月，不得一遇，這已使我心灰意短，最傷心是，不見我面，還可說是女子而嫩避嫌，好名心重，也還罷了，自去春起，明知我萬念皆灰，功名富貴，更是身外之物，不在話下，每一見面，不是勸我功名要緊，便是勸我爲重，一面並還代我物色佳偶，分明嫌我住在你家，萬一情癡太甚，露出形迹，有累你的清名，休說我對你萬分敬愛，處處留心，不會引出流言，即便情不自禁，你那樣防閑周密，連面都見不到，如何會有嫌疑，照此情勢，無異下那逐客之令，祇願自己虛名要緊，全不以我爲念，每一想起，便自心傷腸斷，這才無意人世，祇想把煌兒隱病後患去掉，使其成一文武全才，爲你增光揚名，完我初願，我便披髮入山，這等苦處，你自不知，就知道也不會對我垂憐，昔日見你涼薄，也曾幾次灰心，想要走去，無如前世冤孽，你那亭亭倩影，始終橫在心頭，怎麼也丟不開，煌兒尤爲可愛，遷延至今，方始絕望，決計出家，更不再見，免你多疑，對我嫌忌，今生如此，他生更不可知，說到這裏，正自傷心流淚，忽又想起，淑華表面溫婉，性情孤傲，從小不受閒氣，看他平日關注情形，和煌兒口中露出來的口風，對我情非不深，不過生自世家，好名膽小，也是常情，既然相知以心，相愛以誠，何必非要見面不可，聽煌兒說，意中人每當春秋佳日，往往臨風洒淚，對月長吁，明是爲我而發，隱有難言之痛，念頭一轉，又覺淑華，身世淒涼，處境可憐，我既

無法向其愛慰，如何反加埋怨，又覺對他不起，全是冤枉，再一回憶，昔年耳鬢廝磨，兩小無猜，意中人往往故作嬌嗔，向其陪話情景，於是改過話風，從又向其陪罪，好語溫存，再作爲淑華負氣，不理自己，千方百計加以撫慰，似這樣似悲似喜，和瘋了一般，自言自語了一陣，忽然想到，這些全是空的，休說文君私奔，不是所望，能似眼前虛擬之景，有上一天也可無憾，無奈自己出家之念已決，對方成見更是牢不可破，就候到沈焯病好，學成歸去，至多常着多人，和自己見上一面，吃上一席酒，連想把這滿腹相思，說上十之一二，都無指望，不禁心中一涼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正在心念玉人，神魂顛倒，隱聞門側有人冷笑之聲，心疑主僕三人，在外窺看，忙把雙目閉上，本想暗中靜聽，門外是否有人，再等片時，衣服乾後，換好出去，誰知室中暖氣融融，衾枕溫軟，睡在上面，舒服異常，又熬了多半夜，新浴之後，加了疲乏，先前傷心過度，心中一靜，重又生出倦意，眼睛閉上，便懶得睜開，心神微一迷糊，便昏昏沈睡去，這一睡，竟去了不少時候，醒來覺着身子被什東西託住，和打秋千一樣，不住上下晃動，清風吹面，甚是涼爽，睜眼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上下四外，一白茫茫，已成了一片雲海，四外山巒，祇露角尖，宛如大小翠螺玉筍，浮沈蕩漾，天風海濤之中，下面雲霧佈滿，上空却是晴輝萬里，華日當空，天色十分晴美，春風拂拂吹而不寒，身子却被綁緊，被一身材高大，通體黃毛的怪物揹在身後，飛行雲海之中，不住竄高跳矮，凌

空飛躍，順着雲中山路，朝前疾馳，有時行到低處，連人帶獸，一齊沈入雲海之中，爲了飛馳太急，所過之處，身前雲霧，全被衝開，後面立現一條雲街；人過以後，重又滾滾翻騰，潏然湧起，回復原狀，天風過處，波濤浩蕩，吹得一團團的白雲，迎面飛來，目光立被迷住，什麼也看不見，雲過以後，而上溼陰陰的，時見一縷縷的雲絲，飄蕩襟袖之間，隨風飄去，怪獸頭上，這類雲絲更多，有時和剛開鍋的蒸籠一般，先頗害怕，後一查看，指他的竟似寒蓀谷所見異獸，身上包着一牀錦被，再用絲帶，包紮在怪獸身上，胸前還有一包東西，伸手一摸，乃是幾件衣服，看出不是惡意，才放了心；回憶前情，記得昨夜浴後熟睡溫室之中，並未見人走進，忽被怪獸措走，料是司徒兄妹所遣，以爲三姑，淫蕩無恥，人又強橫，恐已吃虧，命其往援，去的必是一些能手，否則不會挨了兩日才來，這東西凶猛非常，三姑爲我，已將馮家那般盜黨得罪，孤立無援，司徒兄妹，不知三姑，並非淫賤惡人，如今經我示意解勸，又念那日救命之恩，已然約定，結爲姊弟，不再相擾，萬一誤會，將他主僕殺傷，雖然我未同謀，畢竟伯仁由我而死，恩將仇報，如何對得起人，越想心越憂疑，忍不住喂了一聲，怪獸回聽回顧，滋着滿口鋼牙，似笑非笑，轟的一聲，立有一股羶氣，撲人欲嘔，目光到處，覺與前見怪獸不類，原來那東西，雖也一身黃毛，但是通體一樣長短，根根強韌，不似前見通體柔毛，又細又密，行動之間，閃動起一身波紋，月光之下，閃閃放光，

尤其腦後一股長髮，下垂至股，飛行起來，臨風直立宛如金針，好看非常，身材也較這個矮小一些，不禁又生疑慮，因見不似惡意，忍不住笑問道，你是奉了寒蓀谷小主人之命，來接我麼，蔡三姑並非惡人，可會傷他主僕，話未說完，怪獸忽然暴怒，厲吼了一聲，文麟驟出不意，震得耳鳴心悸，不禁大驚，摸不準是什來路，照那包紮情勢，必定有人同去，下手時並還匆忙，所以連人都未喚醒，包紮如此嚴密舒適，綁得雖緊，並無痛楚，似防怪獸性野，縱躍太猛，將人跌落，如非人爲，決無如此細心，分明一面分人和三姑爭鬥，一面帶了怪獸，乘機把人搶走，雙方爭殺，定必激烈，三姑主僕因多吉少，越想越担心，無力與抗，問又發怒，祇得聽之，怪獸飛馳神速，一路竄山過澗，漸漸走到雲霧漸稀之處，這才看出處境之危，那怪獸跑將起來，又猛又急，不問多險的路，稍有阻隔，不是凌空飛越，便是一躍而下，每遇大壑當前，無路可通，祇把兩臂一張，一聲怒嘯，就此飛越過去，對岸落處，往往遠近相差，不過尺許，便要墜入壑底，粉身碎骨，休想活命，下面還有雲霧迷目，常被嚇得驚魂皆顫，越看越懸心，不敢再看，祇得緊閉雙目，吉凶付之天命，正想所行途徑太生，心中奇怪，因其飛馳太快，身旁雲樹，直和奔馬一般，迎面飛來，往身後倒退下去，神速無比，不多一會，覺着路已老遠，還未見到，心方奇怪，微聞前而獸吼，偷眼一看，所行之處，乃是一條山谷，雲霧還未退淨，隱聞雲中雞犬之聲，再一細看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峯迴路

轉，前面雲烟杳靄中，半山腰上，已現出大片樓台亭榭，花樹山田，但那地方從未到過，緊跟着，便見一夥少年男女，呼嘯而出，并還帶着一個形似犀牛的怪獸，轉眼臨近，認出內有三個人，正是前夜所見幾個男女盜黨，照此形勢，當地必是三姑所說馮村無疑，先覺三姑老賊義女，當不致於受害，心方略寬，猛想起昨夜三姑曾說，爲了自己，已將馮村盜黨得罪，現與三姑說好，結爲姊弟，如與對方同謀，不會行強，命一猛獸將我擋來，細看三姑，果不在來人之內，而那三個男女盜黨，祇朝自己看了一眼，便往前面山下跑去，並未理睬，神情甚做，不知自己一個文人，與對方無仇無怨，何故把人擄來，正尋思間，對面樓中又走出一男一女，似是爲首之人，把手一招，怪獸停住，來人便代人解下，男的年約四十餘歲，笑說，我們雖和你那幾個朋友是對頭，但你一個酸秀才，素無仇怨，不過蔡三姑這潑婦，驕橫可惡，老村主對他從小照看，愛如掌珠，他偏忘恩負義，目無尊長，背後狂言犯上，也還罷了，最該死是，昨日老村主好意命人前往探看，防他受人之愚，爲敵所害，誰知恩將仇報，目中無人，不問情由，打成重傷，後知誤會，把事做錯，戀着你這奸夫，想要勾引，祇將人中途放回，未來陪罪，反說了好些無理的話，欺人太甚，老村主爲此氣病，這才動了公憤，今日命人，帶了神獸黃猴子，前往擒他問罪，不料晚到一步，潑婦不知何往，知他戀奸情熱，如將你帶回，得信必要趕來，想留你在此，使其自行投到，對你並無惡意，如知利

害，各自安分守候，事情一完，自會放走，如若妄想逃遁，我們便不殺你，也必被這獨角竹犀和黃猊子，撕成粉碎悔無及了，說時，文麟因覺當地風寒，自己睡時，祇一單身小衣，連鞋襪也未穿，解下以後，胸前所有衣履，紛紛落地，均是三姑所贈，一色全新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害怕無用，任憑對方發話恫嚇，也不答理，匆匆穿上，忽想起雷四先生所賜鐵木令，本是貼身懸掛，繫在內衣紐上，初意事急之時，取出與三姑觀看，仗以脫身，後因胖婦未死以前，追趕自己，曾見此物，三姑不會不知，惟恐取觀無效，徒自取辱，因循下來，及見三姑不如前料那等淫悍，已成至交，便未再提，浴時打算行時仍穿舊衣，不曾取下，這類怪獸，如何能知輕重，萬一遺失，豈不可惜，不禁噫了一聲，男的見他穿好，正待引其入內，聞聲喝問道，我們對你，已是萬分客氣，莫非還有話說不成，文麟本想說出遺失木丸之事，繼一想，對頭如與自己這面諸人爲敵，簡老前輩，尙非所畏，雷四先生，必也是他仇敵之一，莫要生出枝節，平白多受欺侮，欲言又止，改口答道，我一文人，並無本領，已落你手，有何話說，不過彼此無仇，所說的話，我多不解，山中雖有幾個師友之交，一個出門未歸，下餘也全是初交，雖然投契，平日無什來往，你們因何成仇，絲毫不知，至於三姑的事，我本無心，始而和今日一樣，受人強迫，並且前夜相助三姑劫我上路的，便有馮村的人在內，後來蒙他見諒，雙方把話言明，結爲骨肉之交，已不再談婚姻二字，你們先是一路，忽又成仇，



全都與我無干，我雖文弱，也是血性男子，決不受辱，祇以客禮相待，不嫌厚擾，住上兩日何妨，聞說你們江湖豪傑，自命英雄，行事當通情理，這等盛氣凌人，又何必呢，男的濃眉一豎，似要發作，女的搖手一攔道，此言有理，你真個和蔡三姑沒有苟且麼，文麟冷笑道，我已看破世情，雖然蒙他錯愛，但他也是一個奇女子，始終不曾明露口風，稍爲示意，經我說出心志，看出真誠，立止前念，結爲骨肉之交，彼此均極自愛，如何污人名節，女的笑答，你雖有點獸氣，人却不羞，難怪三姑看中，不肯死心，方才人回，說你睡在他那浴室暖房之中，此女好潔，他那暖房，休說男子，便我們和他相交多年，也從不肯許人入內，你却酣睡在他暖房軟榻之上，所備衣履，均是新製，好些可疑，看你神情，和昨早與你同席之人歸報，又不像是假話，也許單面相思，想用水磨功夫，等日久情深，再加勾引，此時尙未入港，你能這樣，也是好的，我們爲你備有住處，果如所言，決不對你怠慢，是非真假，少時自知，不過話須言明，你雖文人無干，但你那些朋友，還有三個小賊，却是可惡已極，此間乃老村主馮八太公避暑納福之地，高居峯半近頂之處，好些地方，均是壁立數十百丈，休說是你，尋常武家也難隨意上下，又養有好些猛獸，你在房內，自可無事，祇一出門，休想活命，再者，山勢險惡，你也無法逃走，安分最好，日子也不會多，祇把三姑引來，便可送你回去，放心好了，說時，三人已然走往樓內，文麟所居，乃是明暗兩大間，裏面陳設，到也

非常精緻，窗外便是一片危崖，無路可下，窗也未閉，樓中並無多人，先前那夥男女盜黨，已各帶兵力，連那怪獸，全都走去，樓中祇有幾個男女下人，文麟見對方祇初到時，那中年男子，威嚇了幾句，女的詞色較爲和善，不時似向男的示意微笑，暗忖這幾日來，真和做夢一般，無緣無故受人擺弄，不知何時才是了局，也不知煌兒龍子他們，是何光景，心正尋思，女的朝男的抿嘴一笑，說道，你陪來客少坐，我和老爹去說一聲，何苦爲了潑婦，與不相干的人作對，說罷走去，文麟聽出口風尙好，又見男的年約四旬，眉目神情，雖頗英悍，坐定之後，對於自己漸有禮貌，不像蔡家所見盜黨可厭，身居虎口，越從容越好，免被輕視，把氣一沈，轉問姓名，才知那男的，乃老賊白銀拐馮八公的長子馮勝，女的是他妻子，乃昔年有名女盜，乾坤一枝花項鳳英，隨說起老賊爲了蔡三姑不肯聽話，已然有氣，前夜又聽子女回門回來，說起三姑，強橫無禮，口出不遜，許多可惡，越發激怒，才命將人擒來，等少時，把話同明發落等語，原來老賊昔年雖江湖盜俠，性甚好色，有一愛妾已死，老來情癡，十分想念，三姑之父乃老賊至友，祇此獨女，愛如掌珠，知其生小嬌慣，行事任性，臨終以前，除將舊日門人徒黨招來，令對三姑，隨時照看而外，又將老賊請來，向其託孤，令三姑拜爲義父，此時三姑年幼，老賊愛妾也還未死，三姑好友之女，人又聰明美秀，自是憐愛，雙方老少懸殊，本無他意，及至過了三數年，三姑長成以後，人更美豔，最奇是

和老賊熟愛二三十年的愛妾，貌相身材，竟如一人，老賊勾動舊情，日月一多，漸生邪心，祇是無法出口，後又試出三姑性情剛烈，人更機智，知己年老不易打動，於是想下一計，將三姑配與他門下一個死黨之子，等其成婚之後，再命黨羽，暗中離間，三姑對那前夫，原看不上，無如老賊假借乃父遺命，又命家人再三勸說，終日絮聒不休，三姑一想，父親死前，屢說生平雖在江湖走動，不曾造孽，如今絕子無後，我兒文武雙全，美慧絕倫，可惜是個女兒，不能承繼香烟，我對你從小鍾愛，滿擬長大成人，爲你物色一個佳婿，招贅我家，生下兒子，繼承我蔡氏香烟，誰知命數已終，不能久於人世，我兒年才十二，異日婚嫁之事，實是難題，你義父是我多年老友，我已託孤與他，我死之後，你應視之若父，第一要照我所說，在十八歲以前，由他作主，爲你選一佳婿，但須招贅我家，爲我蔡氏承繼香烟，第二，你性情太傲，又有一身家傳武功，如在外面走動，難免惹事結怨，最好結婚之後，夫妻同隱，我所留田產金銀，決用不完，這裏雖是山中隱僻之區，地在深谷之中，氣候溫和，土地肥美，不似前山，每年初冬大雪封山，便須困守，有了這大一片田園，如能和我晚年心意一樣，日常賞花飲酒，打獵垂釣，種花養魚，春秋佳日，儘多樂事，因恐我兒山居寂寞，除隨我入山的親友門人，數十家外，另有七八家，均是昔年江湖上有名人物，經我用盡心機，加上許多錢財資助，好容易勸得他們答應，洗手入山，如今分居在前後山，和近城一帶，不愁

沒有照應，我兒有事，一呼卽至，女婿能體我心意，和你隱居終老，不離此山，再好沒有，如他不是光身漢子，家有尊親財業，必須隨時出山，你義父因他人才性情太好，不得不照我所說諸條，稍爲變動，招他入贅，到了出山之時，也祇由他一人前去，限時回山，你仍不能離山一步，足跡祇能走到前山，和近城諸家爲止，你義父成名多年，交遊門人甚多，爲你擇婿，比我容易，眼界又高，經他看中，爲你選得佳婿，一定是個非常人物，你切切不可違命，早婚我固不喜，如過十八，還未招贅，便是不孝，說時老淚縱橫，十分悲苦，一算今年，已十九歲，義父所選的人，雖非上品，比起常見那些人，也還不算太差，父親又有我兒不嫁，死不瞑目之言，義父平日又極關愛，再三婉勸，說他歸隱多年，一般舊友門人，大都分居四方，難得相見，每遇年節壽日，雖有不少賓客，不是品貌太差，便是父母俱存，家中人多，與你父親遺命不符，再不便是生性強傲，不甘雌伏，這七八年來，也曾費盡心力，爲你物色，隨時留意，到處託人，終是難得其選，連我均不中意，何況於你，看來看去，祇有這人少年英俊，雖然人品武功，還嫌配你不上，如照平日所見，已是難得，山居選婿，本是難事，我兒今年十九，再要延誤使年華虛渡，不特對不起你父託孤之重，你也無以見先人於泉下，旁邊人再又一苦勸，回憶父親臨遺命，和山中選婿之難，正在遲疑不定，老賊聽出口風稍轉，立命隆重舉辦，三姑兒義父全家，那般熱誠，所有衣物妝奩，全是專人，去往各省通

都大邑，採辦而來，樣樣華麗精美，合意稱心，少女無知，平日祇管豪爽，這類事終不免於害羞，情不可却，就此委曲答應，婚禮盛況，自不必說，婚後光陰也頗和美，本來可以相安，誰知老賊老不死心，竟是陰謀毒計，一面命那受過老賊深恩的徒黨，入贅蔡家，一面命人兩邊離間，更把三姑常時接到馮家，百計挽留，不令回去，往往十天半月，夫妻不在一起，三姑雖是少年夫婦，一則家無多人，從小住慣馮家，不以為奇，又知義父疼愛自己，甚如親生，以前未婚時，終年累月，難得回家幾次，老年人對於所愛子女，自願時常相聚，分別太久，難免想念，毫未想到老賊人面獸心，先催嫁人，聞其情實，然後設法離間，使其分開，循此漸進，等到雙方離散，用計遂他淫慾，三姑祇一說走，衆女伴必加嘲笑，說他離不開丈夫，祇顧和丈夫恩情愛情深，對於以前弟兄姊妹，已不在心上，三姑好勝，受不住衆人冷嘲熱諷，有時再一負氣，率性不走，看他留到幾時，那知老賊御下嚴厲，令出必行，除對三姑心中迷戀，任其嬌慣放縱而外，連子女兒媳，全都奉命惟謹，稍有違忤，或是暗中議論，被其發現，必受嚴刑，門下徒黨，更不必說，又有一身極好武功，表面和氣，一臉笑容，誰都當他閻王一般看待，三姑不走，正合心意，必等三姑實在氣不過，非走不可，才得脫身，可是到家不多幾天，馮家來接的人，已有多起，丈夫父子兩代，均受老賊照應，和救命之恩，如何敢違，心中不願愛妻久離，表面還得從旁力勸，以博老賊歡心，三姑一則情不

可却，又見丈夫在旁力勸，祇得答應，心中還怪丈夫祇知敷衍外人，對他情分不厚，又愛賭氣，往往打定主意不答應，爲了丈夫一說，負氣而去，率性久居馮家不歸，想看丈夫，是否捨得，誰知丈夫父子，深知老賊有名的金口閻王令，畏之如虎，婚後因見愛妻，一住馮家不歸，先接了兩次，老賊命人暗中警告，痛罵了一頓，說我這義女，愛如親生，又受他父託孤，以前便住我家，你人財兩得，已是天幸，老年人喜人陪伴，接他回娘家小住，也是常情，如何不知好歹，由此嚇退，再也不敢開口，又恐妻子無心說出，得罪老賊，還不敢向其埋怨，有意想連丈夫，一同移往馮家居住，免得夫妻久別，不能相見，無如老賊一向驕傲自大，休說徒黨門人，不經過他的允許，不敢貿然求見，便子女兒媳，如不奉有命令，也不許擅入房中一步，規例甚嚴，三姑先向把丈夫招來同住，不好意思出口，偶露口風，同伴全是一些狗男女，早看出老賊心意，祇裝不解，鬧了兩年多，三姑不知丈夫，已聽信老賊故意造出來的謠言，漸漸心中生疑，祇是不敢發作，既恨丈夫情薄，不問在馮家住上多久，從未接過一次，即便回去，神情也無初婚時那樣情濃，暗忖人家都說久別甚於新婚，不知真假，丈夫如何這樣冷淡，越想越無趣，心便冷了下來，對於老賊，不顧廉恥，自造謠言，污他清白，全不知情，乃夫既憤妻子不貞，又因全家性命，懸於老賊之手，始終不敢露出，氣在心裏，老賊也真陰毒，命一美貌女賊，暗中設計勾引，旁到雙方成奸，情熱頭上，再命人暗告

三姑，三姑得信，自然妬火中燒，立時趕去，剛把女賊堵住，老賊忽裝好人趕來，暗中命人把女賊放逃，把的男痛罵了一陣，令向三姑陪罪，却不使他夫妻同居，借口勸解消氣，仍把三姑帶回，跟着命人送了許多金銀與男的，告以速走，從此不許回山，更不許再提馮蔡兩家一個字，男的本就怨恨切齒，又怕老賊囚威，假裝正經，尋事問罪，終日在家暴怒如狂，後與女賊成奸，對於三姑，越發痛惡，聞言自是稱心，連夜追上女賊，同往山東，成了夫婦，託人帶信令三姑改嫁，三姑祇說丈夫無良，始終蒙在鼓裏，又過了多半年，漸漸看出老賊邪念，愧忿交加，仗着家學淵源，本就練有一身驚人武功，這些年來，又把老賊的本領，學去十之八九，始而照常往來，對於老賊，時常戲侮，後見老賊，不以為奇，醜態百出，并還居然當面露出口風，三姑一見室中無人，便和老賊翻臉，痛罵了一頓，說你祇敢碰我一下，休想一女子，你們人多，來時我早打好主意，把你老而無恥，許多醜態，以及所說無恥之言，已全寫下書信，分交下人，和我父親那些好友，祇我稍有不測，下人見我今夜不歸，立把所留書信拆看，分頭趕往各家報信，拆開密封，你惡跡污名，立時傳遍江湖，而這般人，全是我爹爹的好友，必不和你干休，看你如何做人，你再進一步，我能和你拚命，同歸於盡，再好沒有，如敵不過，我必自殺，日有人來，為我報仇，總算先父顯靈，那日爲了接到那沒良心的來信，來此和你商談，以為婚姻是你主持，必能為我作主，見你嘻嘻哈哈，瘋言

瘋語，乘着勸酒，拉我手臂，仍當無心之舉，沒有在意，後來喝了兩杯急酒，心中煩悶，睡在床上想心思，你誤認我酒醉，喚我兩聲不應，借着爲我蓋被，兩次捏我的脚，才知你不懷好意，本要發作，想着以前，受你照看，也頗盡心，仍作爲酒後糊塗，勉強容忍，直到你得尺進步，來親我嘴，氣不過，假裝翻身，打了你一大嘴巴，連老牙都差一點打斷，以爲你當道警誡，誰知過不三天，又生邪念，妄想用藥酒迷我，不料我自發現你喪盡天良，人面獸心，後，便留了神，并未中你鬼計，幾次拿話點你，俱都執迷不悟，今日竟敢說出這樣無恥的話，本來和你拚命；既而一想，你以前待我甚好，也許此時並無邪念，爲看過去情分，你一世英名，也非容易，好在室中無人，姑且放過，你祇從此洗心革面，我決不向人提起，表面仍是父女稱呼，留你面子，祇從此不在你家居住，無事我也不來，你再尋我，老賊自知不合，祇得再三陪話，聽其走去，不知怎的，心中仍放不下，三姑還不知老賊拆散他夫妻的陰謀，又念昔年相待之厚，心雖鄙薄，並未向人提過，爲了丈夫薄倖，故意放出口風，選婿入贅，結果把一些江湖無賴，嘲弄了一個夠，一個也未看中，最後文麟尋來，竟是前世冤孽，一見鍾情，鬧得騎虎難下，本不想告知馮家，也是胖婦平日受了老賊收買，爲作耳目，又因在寒萼谷吃了大虧，暗往馮家報信，凶僧惡道，恰又前往苦訴，老賊以爲有機可乘，重又勾動邪念，命家中幾個狗男女前往，堆說去年那般強敵，不久均要尋來，內有幾個，均是你父



仇人，請往一商。三姑平日寂寞，爲了文麟之事，心更煩悶，本意欲往前山尋人相助，和司徒兄妹一拚，來人又是舊好，問知心事以後，再獻慇懃，心想這老賊許久不曾來接，也許知悔，再念以前好處，便不計舊惡，隨同前往，見面商談了一陣，三姑想把文麟請來，老賊面上依從，暗中作梗，終被三姑看破，鬧了一陣，方始成行，因知司徒兄妹不是好惹，難於善後，又不信服馮家這般人，早命心腹下人，去往前山，約人接應，還未到家，所約的人，遇見一位異人，向其警告，不敢多事，并由異人口中得知前情，命隨去慧婢轉告三姑，令對馮家這般狗男女留意，說所謂對頭，均是老賊他們強敵，就與蔡家有仇，這般前輩英俠，也決不會作那敵人已死，又尋他孫女爲難的事，最好不要參與，三姑這才知道老賊以前陰謀，自然痛恨，形於詞色，等送文麟睡後，便當衆人，罵了幾句，也祇說老而無恥，從此永不再登馮家門。并未明言經過，內中兩個淫婦，最是陰惡，馮婉如更是一個長舌婦，回去播弄是非，

三姑並未洩漏前事，祇是想起氣憤，罵了幾句，不由愧憤交集，羞惱成怒，以爲三姑不守信約，揭發陰私，傳說出去，一世英名，豈不喪盡，越想越恨，但又奈何不得，知道三姑熱愛文麟，如把文麟擄來，三姑必要親身上門要人，打算到後背人，向其盤問，如未洩漏，自然無事，否則，去年已然講好，雙方須守信約，真個不行，說不得便下惡手，置之於死，便把長子馮勝，和乾坤一枝花項鳳英，喚到面前，背人商說，老着臉皮，略爲告知經

過，說爲父原是平日憐愛此女過甚，大醉之後，神志不甚清爽，誤認是你庶母，以致有此無心之過，並非是心存不良，對她有什邪念，現被此女誤會要挾，傳播謠言，如若洩漏出去，外人不知你父爲了思念你的庶母，酒醉神昏，把人認錯，定必互相傳說，引爲笑談，我固把一世英名喪盡，你們做子孫的，也必受人指摘，將來如何做人，如還以我爲父，便須依我所言，大和所愛可酸，生稻了來，如見不行，便由數人敵住賤人，把窮酸一人攔回，賤人十分癡愛，決不放過，等到追到，能夠善罷，從此斷絕往來，誰也不許再提前事，如再和前日那樣，背後辱罵，血口噴人，率性將其殺死，永絕後患，那怕爲此樹下仇敵，也非所計，不過去的人均須帶上面具，變換服裝，務在天明以前下手，蹤跡越隱祕越好，即使把人擒到，祇能使其生疑，來此探詢，不可被其看破，老賊諸子中，大子馮勝，比較持重，人品心性，也比別的盜黨要好得多，乃妻項鳳英，也頗規矩，近數年來，看出老賊人面獸心，苦愛蔡三姑，勢迫利誘不成，又用詭計暗算，欲遂淫慾之念，老大不以爲然，無如老賊家法嚴厲，不論親疏，犯者無赦，懼因威，又是父翁，不敢現於詞色，夫妻二人，每一背人談起，便認爲痛心之事，後見三姑聰明，並不上套，忽然絕足不來，料知老賊勾引不成，遭了無趣，或被三姑看破陰謀，一怒而去，方幸事已終了，不致再鬧笑話，日前老賊，忽又命人往請，知其餘情未斷，利用三姑癡愛文麟，假裝相助，乘機下手，心雖不快，不敢出口，氣

得暗中顛足，正想不起用什方法，阻止乃父邪念，免致醜聲傳播，威名掃地，連子孫也無臉見人，忽聽同去的人回來，說起三姑席上所發牢騷，知其對於老賊，決不上鉤，含恨已深，再如知道拆散他夫妻的陰謀，必更怨毒，到處傳揚，仗着平日和三姑，比較交厚，早想抽暇前往，暗中化解，不令向外洩漏，聞言，覺着乃父祇想一面，也不想，三姑近年已差不多把本門武功，全學了去，本來又得有家傳，豈能隨意聽人擺佈，除非仗着人多勢衆，弄巧還要吃虧，如何能夠隱藏本來面目，不被看破，總算老賊自知理虧，馮勝夫婦，又恐事辦不好，歸受重責，婉言分說，才改爲由他夫妻爲首，蒙面前往，到後相機行事，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把三姑引出，祇攜文麟一人，議定起身，當夜帶了幾個得力的弟兄姊妹，和門下死黨，並把老賊所養惡獸黃猴子帶去，以爲指人之用，那黃猴子，乃雲南苗山中惡獸，力大無窮，能夠握石如粉，手擒飛鳥，動作如飛，靈警非常，老賊從小得來，豢養至今，訓練多年，對主也頗忠心，祇是天性凶暴，殘忍好殺，除馮氏父子外，便在馮家多年的死黨，也不敢稍爲惹他，平日便由馮勝訓練，最是服從，本意事情無此容易，三姑雖祇一人獨居，家中男女下人，俱是乃父昔年舊部，所生子女，得過蔡家獨門傳授，本領俱都不弱，一個弄巧成拙，事辦不成，結怨更深，反而不美，後來項鳳英想下一計，假作三姑昨日誤傷派往探看的人，不往馮家陪話，衆人覺他欺人太甚，欲往問罪，經馮勝夫妻親往詢問，並代雙方化解，免生誤會，

改在天明到達，本意三姑素喜晚睡，昨夜月色又好，必與心上人飲酒賞月，不會早起，能夠不令得知，出其不意，猛然下手，將人搶走更好，如被警覺，不能隱瞞，便借談話，將他絆住，再由黃猴子，暗中措了文麟逃回，事前再被看破，率性明言，也是事情湊巧，途中遇見大霧，星月已隱，雖有黃猴子帶路，山勢險惡，仍不敢冒失起身，祇得候到天明，再同上路，行近蔡家，日色已是老高，天已大明，方覺祇有明來，不能暗做，忽見三姑，帶了慧婢，沿着村旁峯腰，往前山走去，並未發見有人上門，門前也是靜悄悄的，忙把身形隱起，等三姑穿入前面雲影之中，才照預計，暗中繞往樓內一看，二婢正坐椅上睡去，文麟並不在內，後來尋到溫室，發現文麟，祇穿了一身中小衣，安臥榻上，胸前放着一身新的衣履，舊衣已然乾透，包紮甚好，忙將人連被帶衣，把文麟輕輕包好，用絲帶兜紮在黃猴子的背上，把舊衣也打一包，交與同黨，另外帶回，爲防三姑歸途撞見，使命黃猴子捎人先走，限時到家，越快越好，再留一人，坐在蔡家守候，等三姑回來，約往家中相見，馮勝夫婦自率餘黨，經由原路回來，中途遇見獨角凶犀，二人忙同騎上，那凶犀共是三隻，兩隻昨夜被人殺死，剩下一隻母的，穿山過澗，其疾如飛，黃猴子奉命擇那雲霧未消之處行來，以免中途遇見寒夢谷那面敵人，把人劫去，繞了不少的路，故此馮勝夫妻，反而先到，因文麟先未見而，故作未去，以便三姑到來，好作調人，先以爲三姑生性喜潔，他那浴室暖房，便是女子

也不許其入內沐浴，何況外來男子，照此情勢，男女雙方，昨夜必已苟合，雖想市恩，賣點人情，心中終不免於輕鄙，及聽文麟那等說法；神態也極軒昂自然，一臉正氣，以前拒婚之事，本早聽人說過，由不得起了同情之念，項鳳英更覺這類男子，實是難得，對於文麟，加了好感，意欲從中轉圜，保存這雙少年男女，一面示意丈夫，自往老賊房中稟告，文麟自不知細情，方覺主人前倨後恭，談得也頗投機，比前日同桌幾個狗男女不同，心方奇怪，忽聽門外有人，哈哈笑道，久聞周先生，是個奇男子，老夫年邁，難得出門，意欲請來一見，并無他意，你們如何不先明言，背我做事，將人請到，才來稟告，跟着走進一個身材高大聲如洪鐘的，紅面長鬚者，進門把手一躬，笑道，此處不是待客之所，請到老夫荒齋一敘如何，馮勝聞言，立時趕往門前，將帘挑起，笑說請周兄同往家父書房再談吧，文麟連日雖覺三姑對於老賊，口氣鄙薄，似甚厭惡，對方爲人如何，却不知道，初次會面，覺着主人貌相英武，身體偉岸，言動之間，自然有威，神情口氣，十分豪爽，又有這大年紀，平日本喜結納江湖俠士，先前又和馮勝談投了機，不由把初來敵視之念，去掉許多，反到生出敬意，暗忖江湖上人，多半豪爽，往往一言之合，化敵爲友，何況對方又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便聽司徒兄妹口氣，也祇說他是個怪人，以前并還爲蔡三姑出頭和解，與司徒二老也是相識，可見不是尋常，彼此并無仇怨，不過爲了三姑對他無禮，因爲遷怒，照此情勢，本身凶險，已不會

有，今日之事，雖是三姑惹出來的亂子，算起來仍是爲我而起，看主人神情勢派，三姑決非其敵，難得口風甚好，對我看重，正可乘機爲之化解，就便探詢一點虛實，相機行事，更要仗着這點因緣，把馮村與自己這面，諸位英俠的過節了開，免去一場大爭殺，更是快事，心方尋思見思氏父子，已兩次拊客同行，瞥見馮越一雙虎目，正注視在自己臉上，知想心思，忘了回答，恐生誤會，忙道，晚生前在寒蓀谷，已聽司徒兄妹，說馮老英雄的威望，本想遇機拜訪，方才事出倉卒，全出意料，自然不免驚疑，現經大先生一說，已知細底，晚生雖是一個書生，却具山野之性，最喜見識山林英俠之士，得蒙青眼，實是萬幸，馮越早在門外偷聽，知道文麟雖是書生，頗具英雄氣概，膽勇識見，均非尋常，暗忖以前，實是自己淫昏該死，難怪三姑，無如事已做錯，無法挽回，如在平日，山中同隱的，不是子女至親，便是門下死黨，又都畏之如虎，無人敢於洩露，此時却是不然，一則平生老友，和江湖上老少成名人物，有許多位，要在日內，陸續到達，加以強敵當前之際，風聲傳出，一世英名喪盡，這人怎丟得起，爲此心急萬分，對於三姑，不是萬不得已，又不敢以暴力相迫，沒奈何把文麟勸來，當初原是又急又愧，外加妒火中燒，雖欲以文麟來作要挾，實恨不能置之於死，才消惡氣，及至聽出對方是個正人君子，一任三姑威逼勾引，并未順從，一面却有感恩之念，欲把男女之愛，化爲朋友骨肉之交，暗忖三姑絕色美女，自己費盡心力，幾乎身敗名裂，白

負奇恥大辱，欲求一親玉肌，而不可得，對於此人，偏是一見鍾情，不惜忍辱俯就，那等情癡，竟會無動於中，豈非鐵漢，由不得心生敬佩，改了初念，見面以後，文麟這一沈吟，猛想起三姑對於此人，如此癡情，自然無話不談，以往的事，諒早洩露，心中一急，當時愧忿交加，正在暗中查顏觀色，忽聽文麟這等答法，料知此人正直真誠，不會作假，如有鄙薄之念，早已現出，三姑連心上人均未告知，可見長子所說不差，正要仔細考查，一面之詞，往往過甚，不能作準，也許三姑發了幾句牢騷，并未明言以前惡迹，傳話人恨他狂傲加了作料，幸而三姑不會在家，未與破臉，將事鬧大，否則，以三姑的性情，又當滿腹悲忿，不如意時，定必來此拚命，一個不巧，兩敗俱傷，無法收拾，豈不冤枉，念頭一轉，便想將計就計，格外厚待文麟，等三姑到來，推說以前之事，自覺愧對，爲此把文麟強接了來，剛柔兼施，設法勸解，促成一段良緣，以贖前愆，主意打好，一面陪客同行，隨口笑容，周先生不必太謙，今日之事，實爲三姑酒後失言，引起兒女門人共忿，背我行事，以致使你受此虛驚，如願在我這裏盤桓些日，固是快事，如不願留，今已不早，老夫還想奉陪小飲，已先命人準備，料蒙賞光，明日一早，必送周先生回去便了，不過，三姑從小嬌慣，素日任性，我受他父託孤之重，加以從小看大，喜其心性靈巧，文武雙全，已甚憐愛，一向委曲求全，從不與他計較，恐其隨後尋來，又生誤會，我知他對你最爲傾倒，少時如來，還望爲小徒兒女們化

解，免生嫌怨，使老夫爲難才好，文麟本意，已不願雙方爲此結怨，自然連聲應諾，邊說邊走，不覺已到主人書房之內，文麟見室中圖史羅列，陳設精緻，古玩書畫，滿目都是，窗明几淨，地又寬敞，憑窗一望，四面山光嵐影，樹色泉聲，齊收眼底，雖不如寒蓼谷司徒兄妹書室，別具一種清華出處之致，而富麗却更過之，看去彷彿是個林下巨公，晚年納福，吟嘯燕居之所，如非深知主人細底，決想不到，那是昔年綠林巨盜退隱之地，因見所有書籍，均是宋元精刊，比起所掛古今名人真跡，還要難得，端的琳瑯滿目，美不勝收，先當主人附庸風雅，裝點門面之物，及至一談之下，不特鑒賞極精，所藏無一膺品，并且所有書籍，多半均經讀過，自稱中年洗手，始學讀書，所見無多，偶然議論歷代興亡之迹，臧否古今人物是非，也還頗有見地，比起尋常酸丁腐儒，竟強得多，不禁暗中稱奇，加了好感，馮越見他少年英俞，品學兼優，雖然老奸巨猾，只有心計，無形之中，加了好些看重，一會盛筵設好，下人來催入席，仍是父子三人，陪客同飲，前夜三姑席上所見男女盜黨，均未再見，老賊幾杯酒一下肚，越發議論風生，漸漸說起，這次與人結怨經過，文麟才知對方先祇與簡冰如多年夙仇，因而引出許多人來，另外還有一個成名多年的老賊，主持最力，司徒兄妹並未嫌怨，爲了盜黨前夜由寒蓼谷歸途，由兩人爲猛獸大黃所傷，後又遇見三個幼鉅，幾次爲難，連由三姑家中回去的六人，也由三人，受人暗算，傷勢頗重，昨夜將外來赴約的遠客，先殺



傷好幾個，并在霧中放火，把馮村穀倉燒去十間，恰值老賊所約異人趕到，把內中一個身材瘦小的幼女打敗，一路窮追，到了窵窵谷，司徒良珠忽然出面，說他父母在此隱居多年，不容外人上門生事，如不服氣，不妨約定時日，一分高下，去的人不願與一少女計較，又聽對方自承，幾個對頭強敵，日內均來寒蓴谷聚會，祇得定約而返等情，覺着老賊所說的話，有虛有實，窮追幼女的異人，既是成名多年的能手，對於司徒良珠，庇護逃人，挺身阻止，口出不遜，如何不與動武，便自退回，如說對方年紀太青，那披虎皮的女孩，明是珊兒，年紀更小，如何窮追不捨，料是碰了釘子回來，又聽良珠說，諸老前輩日內來會，定把司徒兄妹牽連在內，所說那些江湖異人能手，不知是何來歷，正想設詞探詢，忽聽惡獸黃猓子怒吼之聲，遠遠傳來，心方一動，馮勝已離坐站起，笑說，爹爹陪客，兒子且看看去，莫要有什貴客登門，這畜生無知冒犯，老賊把頭微點，馮勝立即走出，時已午後申酉之交，霧氣猶未散盡，一輪紅日，隱現蒼烟杳靄之中，文麟坐處，正對窗外，瞥見馮勝同了乃妻項鳳英，不知何處趕出，已然縱入峯腰淡雲薄霧之中，其行如飛，接連幾次縱躍，便是老遠，跟着，又在雲霧中出沒了兩次，便不見影迹，暗忖此人武功真好，小的如此，老的可知，多年威望，成名不易，好容易脫去綠林，洗手入山，隱居納福，就算昔年，與人有仇，事已過去，回苦舊事重提，好好安靜歲月不過，引起惡鬥凶殺，自己這一面，又全是些劍俠異人，

便聽昨夜蔡三姑的口氣，馮氏父子和所約的人，也非敵手，單是簡老前輩，和司徒父子，這有限幾人，均鬥不過，何況還有好些自己不知名的英雄在內，珊兒龍子和明霞三小兄妹，既敢連次出手，必已得到師門默契，否則，決無如此大胆，如有挫敗，木師姑慧曇，必不坐視，聽簡老前輩和司徒兄妹以前閒談時口氣，這位有道神尼，武功劍術之高，不在關中九俠以下，馮家這般人，已立有敗無勝之勢，何況怪俠雷四先生，又有出現形迹，也許馮氏父子，還不知道這些位劍俠異人，已然來此，自恃昔年威名，與所約能手，一念輕敵，自取滅亡，自來兵凶戰危，仇怨相尋，決無善果，此人雖是江湖豪客，但他退隱已久，能有今日，也非容易，難得綠林出身，有此才識氣派，人也豪爽，可惜雙方結怨經過虛實，與其爲人如何，尙不深知，否則自己這面，好似簡老前輩領袖羣倫，舉足重輕，如能因此一會，爲之化解，使這類中年洗手的盜黨，能夠懸崖勒馬，保得首領終老，豈非快事，正自盤算，猛又想起雷四先生所贈一九鐵木令，尙未用過，先懸舊衣，紐之上，因在蔡家沐浴，忘了取下，便被惡獸追來，入門時想問，恐有未便，未曾開口，不知業落與否，心方一驚，見老賊舉盃勸飲，先前目注窗外馮勝夫妻去路太久，不曾顧到對坐主人，未免失禮，不願問話，忙即稱謝，舉盃回敬，馮越看出文麟心中有事，笑道，周先生不消掛念，老夫生平言行如一，從不欺是心非，即便此時敵人尋上來，也與周先生無干，放心好了，文麟方想就勢詢問，老賊忍

又掀髯笑道：老夫從來想到就做，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祇爲那義女，幼年喪父，因受他父託孤之重，人又靈慧生得秀氣，平日憐愛不過，以致恃寵而驕，尋常體貌過節，我都容忍，自他夫妻失和以來，老夫屢想他們破鏡重圓，均未如願，前日聽說，他愛上周先生，不惜委身俯就，你偏執意不先，男婚女嫁，各憑心願，周先生不肯娶他，人各有志，自無話說，如照女方而言，以他父親在日名望，所留田業資財，和他的人品武功，就前夫不願回復舊好，祇老夫代爲物色，耐上一半年，何求不得，何苦強人所難，老夫自聽說周先生固執成見之後，便嫌他自輕自賤，曾加勸勉，原是好心，恐其丟臉，他竟執迷不悟，出言挺撞，看在亡友分上，當時未與計較，不料他將你劫到家中以後，想是看出事難如願，在無可奈何之下，遷怒老夫，當着我子女門人，任性毀謗，爲此想將你二人一齊擒來，問明虛實，再行發落，實不相瞞，方才我父子對你，并無好意，後來查探出你居然少年老成，坐懷不亂，一任威脅勢誘，均不爲動，這等年青人，真個難得，老夫一念憐才，這才改以上賓之禮相待，如今事已過去，本來不想提起，但知此女，必不死心，日後對你必要勾引，他平日驕狂已慣，爲了老夫對於逼婚之事，曾加勸阻，心中痛恨，難免造些謠言，惡語誹謗，如能從此不與來往，絕他妄想，免其糾纏不清，爲亡友稍存顏面，你我永爲朋友，再好沒有，否則此女信口雌黃，你再爲他所惑，與之苟合，却休想活命呢，文麟不知老賊生性多疑，心懷鬼胎，顧慮太多，借

口示威，想使斷絕三姑，不與來往，以免將來走口，并洩妬忿，開言不假尋思，慨然答道，三姑也是一個巾幗英雄，得妻如此，實是難得，我并不會想到再婚二字，對他輕視，便爲世緣早已看破，無意婚姻而已，至於由此斷絕來往一層，休說此時雙方已然言明，結爲異姓骨肉，便是以前三姑至多不拘形迹，與男女之嫌，并未明言心事，是否如人所言不會耳聞，也不應以揣測之詞論定，既爲骨肉之交，又曾受人解救危難之德，無故不與相見，如何說得過去，吉凶禍福，皆有定數，一向置之度外，士可殺而不可辱，如其怕死貪生，當我在寒蕩谷被三姑和令媛被迫上路之時，早已惟命是從，不是那等強項了，如不見信，此時可曾皺過眉來，如說三姑，不敬長上，對老英雄背後無禮，固不能因我初交不曾聽到，斷其必無此事，但是話出傳聞，焉知不是有人挑撥，離開雙方情感呢，何況是非真僞，久而自明，據老英雄說，三姑幼年便受撫養，又是父執至交，受恩深重，無端忘恩反噬，必無此理，我與三姑，雖然相交日淺，看他居心行事，實不像是這類昧良之人，算他真個喪心病狂，以老英雄的多年威望，豈是幾句肆口雌黃之言，所能譏毀的呢，總之我已決計不久出家，斷無受人勾引之事，本心如此，也決不是因老英雄有所警告，而生畏懼，便把事情，反過來說，如不允婚，當時殺死，我也一樣不能奉命，話未說完，老賊只是目注文麟側耳靜聽，忽然面容轉變，低喝，我還有事，去去就來，說罷，起身往外走去，文麟見老賊一雙虎目，隱蘊凶威，滿頭鬚髮，

似欲蓬起，口氣神情，均頗強傲，與初見面時那樣謙和禮氣，迥不相同，不知方才所說，刺中老賊心病，正在懸揣主人前恭後倨，是何原故，忽聽門外有人怒喝，該死窮酸，也會落在我們手內，管他是誰撐腰，先宰了他再說，語聲強暴，宛如洪鐘，十分耳熱，心方一驚，門外已走進三人，正是前見凶僧惡道，和前夜同席的蒙面女賊馮婉如，剛進一門，凶僧便指文麟喝道，狗窮酸也有今日，你那撐腰的狗潑婦那裏去了，說罷，揚手就抓，文麟一見來賊，便知不妙，忙卽起立，往旁一閃，凶僧初意，對方是個文人，手到必死，不料文麟得有峨嵋心法，雖然工夫不深，從未和人對敵，無形中却長了不少體力，身法靈巧，凶僧上來輕敵，一下抓空，爲了懷恨太深，性又凶做猛烈，這一下人未抓中，却抓在文麟所坐椅背之上，厚約兩寸的紅木椅背，應手立裂，文麟知道對方強橫凶暴，不可理喻，身陷虎穴之中，四面皆敵，除却老賊此時趕來制止，插翅難飛，反正是死，把心一橫，隨手抓住一把椅子，方喝，爾等且慢動手，容我一言，一面準備拚命時，凶僧見文麟身法甚快，手到處相差祇有兩三寸，竟被躲過，心中奇怪，呆得一呆，對方已自發話，不禁大怒，二次又要動手，吃婉如一把拉住，笑道，你忙什麼，這窮酸難道還有活命不成，等我問過幾句，然後再要他命，也還不遲，惡道也說，這廝狗命，已在我們掌握之中，問完再殺，也是一樣，凶僧怒道，誰不知這廝，命懸我手，殺他容易，無奈馮八公愛才，方才聽說，此事與窮酸無干，還要送

他回去，此時不殺，八公向來說了算數，就許饒他狗命，雖有沙老作主，祇八公當面一說，我們乾看着生氣，無可如何，再想殺他，連以後都爲難了。趁八公未來以前，假作不知，先行殺死，至多聽上兩句埋怨，到底也出一口惡氣，說罷，又要動手，文麟料知難逃毒手，早就打好主意，單手握緊椅背，氣定神閑，靜以觀變，敵人如不發難，便借回答拖延，捱到老賊回來最好，否則，便拿椅子當兵器，亂打一陣，反正難活，自己也非對手，終比束手待斃，要強得多，心膽已壯，並無懼色，一聽凶僧這等說法，一隻蒲扇般大的鐵掌，已快揚起，惡道和女賊，也未攔阻，正待冷不防揚椅打去，忽聽窗外有人冷笑，婉如忙喝，大頭和尚且慢，窗外有人，聲才出口，忽由窗外飛進一點黑影，正打在酒席當中菜盤之上，當時粉碎，男女三賊見外面有人打進暗器，忙各戒備，一面留神查看，碗碟殘肴，滿桌狼藉中，當中桌心已被暗器，擊穿一個小洞，方喝何人大胆，窗外接口冷笑道，不要臉的狗強盜，倚勢行凶，欺善良，也不配和我說話，且看明了那是何人給你們的催命符，就知道了，三賊中婉如最是機警狡猾，知道這面窗外，壁立數十百丈，共祇窗前樓基三五尺的空地，除却兩株老松而外，更無存身之處，形勢奇險，左右兩旁俱都無路，又是白天，來人竟能躲過惡獸目光，由千尺懸崖之下，飛援而上，決非尋常人物，雖然此時村中還有好些能手，到底還是不明來歷，再打主意爲是，聞言忙即搶前，將凶僧惡道攔住，定睛往桌心一看，兩三寸厚的紅

木桌面，已被暗器打穿，洞大不過寸許，那暗器好似一枚鐵丸，猛想起前夜胖婦背人所說的話，心中一動，揚手一掌，打向桌上，暗器立被震出，取過一看，不禁大驚，未容開口，颯的一聲，窗外忽又飛進一條人影，三賊覺着疾風撲面，來勢又猛又急，知有強敵飛入，忙各閃避，來人已俏生生落向文麟身旁，正是蔡三姑，滿臉都是憤急之容，手指婉如喝道，你爹爹呢，婉如見三姑背插寶刀，腰繫鏢囊，滿臉秋霜，全身披掛而來，知爲文麟被擄，來此拚命，想起前夜雙方角之恨，怒從心起，正要發作，一看那件暗器，忽然轉念，強打笑容道：三妹不必發急，此事乃我和諸位兄妹所爲，後被爹爹知道，大爲見怪，立用盛筵，款待來人，不料二位師兄，同了沙老獨到，聽說你那好友在此，勾動舊仇；一同尋來，爹爹恰巧因事離開，我正想從旁勸阻，挨到爹爹回來，便可無事，誰知窗外有人答話，打進暗器，剛看出來歷，未等開口，三妹便自飛進，休說三妹情面，便這鐵木令，所到之處，我們也須容讓，周先生又與我們無仇無怨，斷無和他過不去之理，至於二位師兄，和他以前過節，那是另外一件，不妨留作後來了斷，與我們無干，祇要外面那位朋友，照着雷四先生來意明言，無不遵辦，在我家中，決不會傷害周先生一根毫髮，三妹如不憤氣，祇怪我們弟兄姊妹，不要埋沒爹爹好意，事出誤會，我們領罰，決不還手，改日再向你二位登門負荆如何，三姑冷笑答道，我原說呢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即便我得罪了你們，我蔡三姑在此，有家有業，以馮八

太公的身份，隨便打發一個畜生，也把我喊了來，何值勞師動衆，欺負一個文弱書生，他是我家的客，自身有罪，殺副任便，如何連累人家，爲此趕來領罪，途中想起，你爹爹成名多年，決不會作此無恥之事，你這等說法，足見孝心，煩告你爹，周先生是我義弟，這等請客，實不敢當，我情願背那忘恩負義的惡名，也不敢再勞他照顧，從此雙方情斷義絕，無異路人，各不相擾，也不再提對方一字，人由我領走，回家自向先父靈前告罪，是我不好，不識抬舉，不是你爹對不起死友，至於這兩個狗道賊和尚，有什難過，祇管尋我，不與別人相干，事情全在我的身上，再要和今日一樣，陰險無恥，明明有人出頭打抱不平，依然時軟怕硬，算什人物，祇敢說一不字，無須藉口雷四先生的鐵木令，也不必在此爭鬥，我在前面黃牛坡上等他，以一敵二，一分高下存亡便了，說明，遠遠傳來一聲清嘯，隨聽窗外有人接口道，這般狗強盜，和他那有許多話說自有我來對付，與你二人無干，快些躲開，三姑剛把文麟一拉，手指窗外示意，凶僧惡道見那暗器，乃是名震江湖的鐵木令，情知不妙，仇報不成，人反丟定，心正發慌，再聽三姑那等越說越難堪，便是泥人也有土性，二賊素來強暴凶橫，怎受得住這樣惡氣，一見文麟要走，回聲忽吼，我與你這狗潑婦拚了，凶僧先朝文麟抓去，惡道也朝三姑撲到，三姑與文麟並立窗前，已快轉身，不料凶僧惡道同時發難，雙方眼看就要接觸，忽聽哈哈一笑，滿屋人影連晃中，咯叭叭嗒，一陣亂響，桌翻椅倒，盃盤橫



飛，連同酒菜，洒了一地，原來二賊往前飛撲之時，隨同窗外語聲飛來一股疾風，風力又勁又猛，兇僧原因三姑武功高強，未必能傷，又關礙着主人的情面，不知雙方已然成仇，以爲三姑擬愛文麟，意欲殺以雪恨，便朝文麟撲去，下手既狠，怒火頭上，不曾留意窗外，及至聞得語聲，對面掌風突然打到，覺出又急又勁，想要閃躲，已自無及，房中地勢，雖頗寬大，爲了席設窗前，祇有丈許空地，那掌風由側面打來，一下打中左肩，這股內家罡氣煉成的劈空掌，鐵漢也禁不住，凶僧驟出不意，被這一真力掌風所擊中，覺着肩骨皆碎，立時全身四肢，奇痛非常，難以容忍，要知後文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